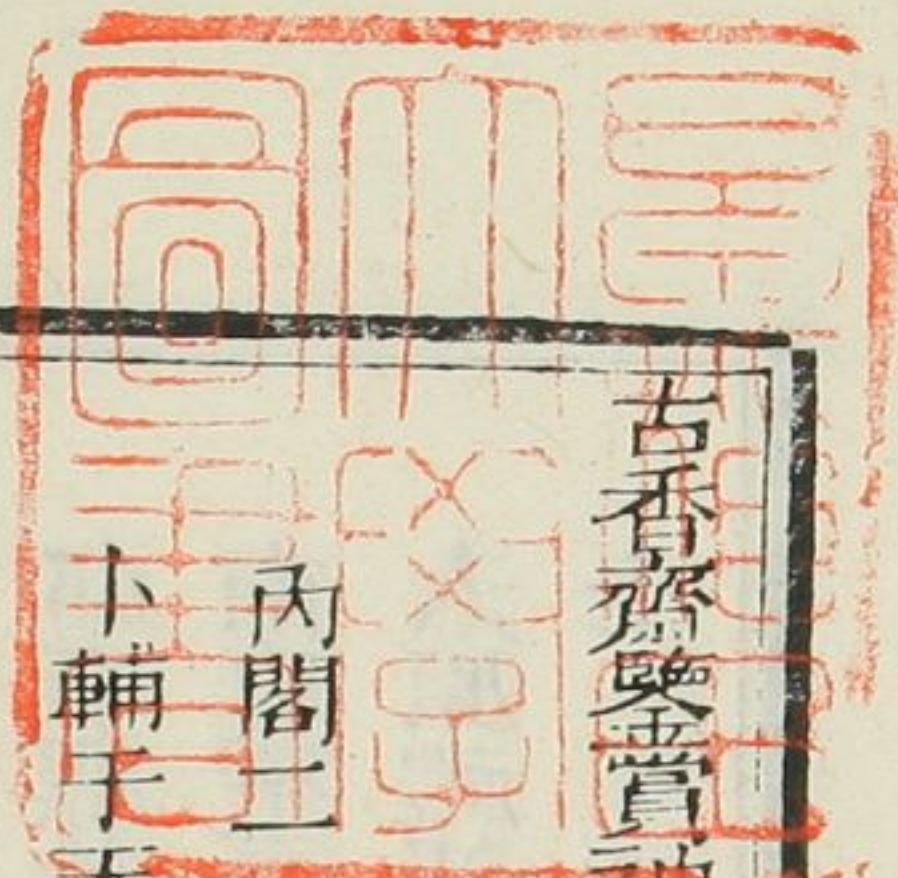


門 74  
號 6396  
卷 6



古香齋寶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四

北平孫承澤著

內閣  
卜輔于天

崇禎元年輔臣施鳳來等以枚卜請上允之吏部會  
推十員翌日召閣臣與吏科河南道至乾清宮前殿  
上諭輔臣曰內閣公孤大臣倘得其人社稷之福朕  
不敢自定欲求之天施鳳來對曰海內多事望皇上  
多黜數員上領之命內臣設香案上舉香一拜三叩

古香齋寶袖珍春明夢餘錄

卷之二十四

一

早稻田大學  
25.11.7  
購 朱

隨設小桌置筆硯于香案之左前出紅紙十方各書  
一名爲鬪入金瓶內上舉匙拈之每拈一鬪遍示侍  
臣然後舉筆點之再拈如前共點錢龍錫等六員上  
復拜叩禮畢還御座侍臣趨入叩頭謝來宗道浙江  
上虞人任禮部尚書楊景辰福建晉江人任吏部侍  
郎李標北直高邑人原禮部侍郎起自請告錢龍錫  
南直華亭人劉鴻訓山東長山人周道登南直蘇州  
人原禮部侍郎起自削奪俱加禮部尚書東閣大學  
士

### 起用舊輔

崇禎元年戊辰三月上諭吏部朕勵精化理注意端  
揆近日政本諸臣維朕特簡雖庶幾和衷師濟之盛  
但主持國是尤藉老成舊輔韓爌忠謹直節淵識宏  
猷勳績著實亮望隆方今時事多艱如斯良弼豈  
宜長違禁地茲特從閣臣及臺省諸臣所請以原官  
起用入閣特正揆席式資和燮之功期佐蕩平之治  
爾部卽遣官到家敦請俾刻期就道用副朕側席延  
訪至意欽哉故諭

特召密對

崇禎二年己巳上御文華殿遣內侍特召禮部侍郎周宜興獨對移時漏下一鼓始出御史李長春毛羽健等上言聖主舉動宜慎一臣獨召非體我國家設閣臣以備顧問設九列以課職掌設臺省以資糾彈主封駁大小相維壅蔽不生皇上之意得無謂舉朝不足信不堪用惟延儒一人可信可用乎如此宜以所問答明布中外宣付記注毋徒使人揣摩於不可知之域不報未幾同溫體仁入閣

辭召不赴

崇禎七年甲戌二月溫體仁借內監王坤逐宜興去意在擢其首輔也三月上特召舊輔何桐城入朝在道屢引疾不許給事中黃紹杰奏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次輔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爲相水旱洊臻盜賊滿路變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窺旨必熟中外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

望上責其率妄

不傳首輔

首輔溫體仁病去時張至發為次輔例應傳為首輔乃半載不傳或勸張宜請病張曰無奈賤體頗健時傳以為笑一日上偶有宣賜稱首臣張翌日廷謝吳編修偉業上疏云前事者後事之師今日首輔之鑒取之溫體仁而足矣體仁學無經術則當講求仁義練達朝章體仁性習險諛則當矢志光明立身公正體仁狎暱宵人則當嚴杜諂訛之輩體仁護持逆黨

則當力繼孝忠之經毋如體仁之泄省偷容毋如體仁之游移飾詐庶乎聖恩可副眾望可塞也乃積習未化近日盛稱體仁之美曰孤執曰不欺夫體仁有唐世濟閔洪學蔡奕琛吳振纓胡士彝之徒叅贊密謀有陳履謙張漢儒陸文聲之徒驅除異己何謂孤庇樞貳則總理可不設而事敗乃設庇鳳撫則鎮府不可不移而事敗乃移何謂執皇上之決去體仁正謂其善欺耳家窩巨盜產徧茗溪自詭曰清孽子招權匪人入幕自詭曰謹何謂不欺然則首臣真以為孤

執不欺乎夫使聊爲嘗試之言寔作更新之計臣何敢議如其不然則必因私踵陋盡襲前人所爲將公忠正直之風何以復見而海宇禍患何日得平也

閣試票擬

崇禎八年乙亥六月二十八日上御中左門召詹翰九卿各官入見發御前章奏試以票擬至七月初二日傳諭吏部將尚書等官姜逢元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蔡奕琛張元佐馬之驥閻仲儼張居年籍履歷開寫來看在籍各官有品望超著寔堪閣員者也從

公會議幾員來上諭吏部召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鈺禮部尚書孫慎行順天府府尹劉宗周作速來京越三日上命文震孟張至發俱陞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時震孟以註籍未與票擬蓋特典也

御試閣員

崇禎十一年戊寅上于中極殿御試閣員策題年來天象頻仍今年爲災甚烈且金星晝見已逾五旬將謂主兵即今方在用兵四月山西大雪凍斃人畜將

謂邊地即然時已入夏何所致歟朝廷腹心耳目托  
寄臣工今應擔當者嫌怨在念司舉劾者情賄繫心  
以致翳尤易起直枉難分何所憑歟欽限屢違寇尚  
未滅處分則勦局更張再寬剗功令不信况勦兵難  
撤敵虜生心邊餉欠多蠲留未已民貧既甚正供猶  
難侵剝旁出如火益熱至于重利尚欺分畛去公近  
多比比卽有操守清謹者又自傲睨遂非必也俱令  
處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忠能體國才足匡時其悉  
心以對至六月十八日上命楊嗣昌以兵部尚書改

禮部尚書程國祥以戶部尚書改禮部尚書方逢年  
以禮部侍郎陞禮部尚書蔡國用以工部侍郎陞禮  
部尚書范復粹以大理寺少卿陞禮部侍郎俱兼東  
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同事水火

都給事中許譽卿應以資俸陞京堂吏部尚書謝陞  
糾之謂其爭官講缺也譽卿辯疏言臣屢劾輔臣溫  
體仁觸忌已深日思所以中臣陞爲體仁所舉欲逐  
臣以報舉主體仁竟票旨革譽卿職爲民文震孟亟

挽之不得體仁出一疏稱病求去云前家臣謝陞泰  
許譽卿疏蒙發票擬時同官中有與譽卿密交者以  
臣擬有殊干法紀一語意甚不平次日又蒙御批改  
票商之同官士升述吾闕震孟之意謂當擬聽勘或  
令回奏臣不敢徇及擬革職爲民震孟忽然曰科道  
官爲民是天下極榮的事以心膂股肱之臣爲悖理  
蔑法之語臣不知其解上怒甚勉令入直令何吾闕  
致仕文震孟冠帶閒住回籍  
特用閣員

崇禎十三年庚辰殿試後上召諸士問邊腹交訖何  
以復讎雪恥進士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不離明間  
之中內外諸臣皆知所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累  
數百言朗朗可聽上爲傾耳久之特定一甲一名至  
壬午十一月上疏陳兵事次年三月上召對大加稱  
獎遂陞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藻德  
辭侍郎之銜上改爲侍讀學士再辭下閣議乃以少  
詹兼大學士  
聞警泉去



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賊氛已逼二十一日上諭閣臣陳演等宜調三桂馬兵助勦餘兵尚多乘賊三邊新安頓未定之時此着似不可失原言用間係兩事卽督臣王永吉請召見所言或亦不出兵餉兩價關寧不能互援之意此等重大軍機應行與否原應先生每主持擔任未可推諉誤事上意諄切如此閣臣慎持一寸山河一寸金之說猶豫不決樞臣縉彥曰三桂之調不調視寧遠之棄不棄兩言而決耳計臣吳履中亦以爲然而閣臣不任也上復諭寧城一事

前已經廷議宜速斷未可猶疑單修甲前移寧土馬收守關之效成蕩寇之功雖屬下策誠亦不得已之思先生每卽擬旨來行如必須再議先生每卽刻會官密議安確來奏仍將各官議語各行親書備覽諭下內閣集部堂臺省于德政殿之傍而議之閣議如初力言寧遠當棄三桂當調者數人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爭之尤力演等乃請行督撫鎮再議寧遠棄後關門作何守法軍民作何安頓總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未幾賊陷宣雲京師震動演以病請允去督

臣王永吉上疏劾之演入辭謂贊理無效臣罪當死  
上怒斥之曰汝一死不足盡其辜蓋深恨關寧一事  
也薊遼總督王永吉疏曰爲乞誅亂賊以正人心以  
謝天下萬世事本月初四日職行次玉田閱邸報該  
閣臣陳演題爲痛念時艱事奉聖旨卿公忠敏練佐  
理有年朕方倚望輔弼宏濟時艱乃因國事多虞又  
兼有志屢行面陳引退茲特允所請以成恬讓仍賜  
路費銀五十兩綵緞四表裏馳驛歸里卿還善攝以  
待後用該部知道欽此職讀未終憤懣欲絕異哉奸

輔敢于欺皇上復忍于背皇上至此極矣方今邊烽  
正急寇禍甚張豫禁秦晉開門揖盜望風納款川廣  
黔滇政令不通貢賦不入問兵則士馬凋殘戰守坐  
困甚且戕撫殺將反操同室之戈問餉則泉府耗竭  
本折兩枯寔則財盡民窮久無樂生之趣要害不守  
咽喉將斷疆宇漸蹙禍變日多此乾坤何等時乎志  
士飲泣以長號忠良籲天而無路我皇上宵衣旰食  
焦思勞神正不知若何憂勤若何憤歎矣臣時定亂  
全在臣工有力者竭其力有財者輸其財各辦赤心

共襄大計或運籌帷幄銷日月之光或盡節疆場作  
山河之氣人人同仇處處敵愾勢如救焚情同拯溺  
卽未必轉弱爲強轉禍爲福立覓太平亦曰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分固無所逃情亦不容已也乃首輔陳  
演者不聞建策定謀輸忠排難俄作賦以歸來忽颺  
然而颺去既非年已遲暮何曾病人膏肓引退無因  
殊駭觀聽或者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遠害遂不  
暇爲社稷宗廟計乎若然旣明且哲演誠多美矣其  
如皇上何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付理亂于不聞方將

築沙堤而緩步開綠野以怡情尋秋壑之芳踪享鄙  
塢之樂事天理良心滅絕已盡尚謂有人臣禮哉且  
國家全盛之天下一旦破壞幾于不可收拾皆演之  
罪也恭繹明旨佐理有年則非若百執事之効一官  
辦一職不獲與聞樞密者比矣又非若新經簡任得  
君行政之未久者比矣此數年中若肯公忠體國將  
天下兵馬錢糧文武將吏經心着意寔寔打美一番  
如何禦邊如何辦寇如何清兵如何措餉如何用人  
早早商量急急整頓何遂貧寡決裂至此乃一味欺

家一句不肯直說一事不肯擔當把持朝綱變亂成  
法職爲外吏寵賄奸狀不及深知卽如順撫趙惟岳  
急欲抽身遂謂密撫可裁巧爲出脫保督呂大器當  
緣卸擔遂謂保督可撤曲計彌縫江楚寇警留都振  
動高倬求去何遂併操江而裁之計典嚴重已露彈  
章邱祖德不謹何反舉東撫而昇之以至江督甫任  
遽登司馬之堂則呂大器之神通大也催餉不繼忽  
奉回部之旨則莊祖誨之線索靈也他如李兆之貪  
污而優陞胡世賞之庸鄙而起用諸如此類不可縷

指只此香火情深顛倒任意目中何曾知有聖明在  
上乎及見事勢傾危委而去之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哉皇上方下罪已之詔演爲首臣可  
得脫然事外告無罪于先皇耶近來草木皆兵遠近  
風鶴到處倡逃藩王不守封疆州縣不守城社所以  
狡賊乘之勢如破竹京師爲四方根本正當鎮靜堅  
定以安人心演乃先去以爲民望所稱腹心手足不  
二心之臣固若是歟演元輔也以臣背主則不忠又  
元子也以子棄君父則不孝不孝不忠罪並當誅伏

望皇上數演之罪立正刑章俾天下萬世之人皆知  
悞我皇上者有陳演在庶無損于天地之大日月之  
明耳職爲邊臣討賊禦侮皆職之責豈因天步多艱  
紀綱頓廢遂令亂臣賊子肆無忌憚輕朝廷而傷忠  
臣義士之心哉疏入不報

會推二變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六日癸亥上召輔臣并五府六  
部都通大及禮部尚書溫體仁侍郎錢謙益翰林院  
記注官一員吏禮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錦衣衛堂

上官來文華殿召對上御煖閣先召輔臣李標錢龍  
錫及冢臣王永光入商確移時三臣出上御文華殿  
諸臣行禮畢召入諸臣肅立召溫體仁曰卿叅錢謙  
益受錢千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結黨欺  
君之罪可是實的麼體仁奏曰字字都是真的上又  
問疏中語欲卿貳則卿貳欲枚卜則枚卜是怎麼說  
體仁奏此番枚卜都是錢謙益事體不曾結不該起  
陞如何起陞如今枚卜不該推他在裏面他就是要  
枚卜了上召問錢謙益曰溫體仁叅卿可是真的麼

謙益對曰臣才品卑下學問荒疏濫與會推之列處非其據溫體仁叅臣極當但錢千秋之事關臣名節不容不辯臣于辛酉年典試浙中與科臣暴謙貞矢公矢慎一時號稱得人初不聞有錢千秋之事臣到京方聞其事當時具有疏叅他勘問明白現有卷案在刑部體仁奏曰錢千秋逃了徐時敏金保元過付之人提到刑部如何頗得過謙益曰不敢多辯現有刑部卷案上召問刑部喬允升奏曰此事在天啟二年臣三年纔到刑部現有卷案體仁曰錢千秋並不

曾到官謙益曰其寔到官豈敢欺皇上上召部臣科道曰據體仁奏說不曾結據錢謙益奏結了卿等奏來王永光奏曰錢千秋事臣已經奏過皇上錢千秋到官結案了吏科章允儒奏曰臣當日待罪在科曾見招稿上曰招稿上是甚麼人納賄體仁曰錢千秋未曾到官只是照提上命禮部卷子並刑部招稿俱取來體仁曰當時還有科道叅他臣在田間失記姓名謙益曰疏在錢千秋未叅之前後來魏忠賢用事見臣與楊漣道義相交崔呈秀使臺臣陳以瑞誣疏

陷臣體仁曰前疏在魏忠賢未用事之前難道也是  
崔呈秀上命辯疏與叅疏俱取來體仁奏會推不與  
臣應避嫌引退不當有言不忍見皇上孤立于上是  
以不得不言上命諸臣暫退少頃復御殿命諸臣入  
召體仁曰卿叅神奸結黨奸黨是誰體仁曰錢謙益  
之黨甚多不敢盡言上問王永光刑部招稿怎麼說  
永光曰臣不曉得原招是允儒看見允儒出跪奏曰  
臣先任華亭知縣壬戌行取蒙先帝拔入諫垣臣見  
同官顧其仁叅疏有錢千秋的事問結了以後假滿

圓京見刑部有招稿刊本不記得刑部問官姓名今  
蒙召對頃聞溫體仁有疏叅錢謙益家臣云這是我  
們會推中之人曾見招稿未臣云家中偶有一個刑  
本因命人取與家臣看體仁曰可見諸臣在外商議  
來的允儒奏曰枚卜大典諸臣矢公矢慎天日臨之  
在上皇上臨之在上臣等何敢有私溫體仁資雖深  
望原輕諸臣不曾推他如謙益有穢跡何不糾之於  
枚卜之前今會推疏上點與不點一聽上裁溫體仁  
以不與會推熱中鞅鞅體仁曰科臣此奏正見其黨

允儒曰黨之一字從來小人所以陷君子皆是這等說臣猶記得當日魏廣微欲逐趙南星陳于廷諸臣于會推吏部尚書汪應蛟喬允升刑部尚書缺使魏忠賢加一黨字盡行削奪大抵小人爲公論所不容將公論之所歸者指之爲黨留傳至今爲小人害君子榜樣上怒叱之曰胡說拏了錦衣衛扶出上命王永光奏從公會推至于結黨臣實不知上命部臣科道過來朕先傳旨枚卜大典會推要公如何推這等的人是公不是公房可壯奏臣等都是公議上曰推

這等人還說公議輔臣奏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上曰關節是真他爲正考如何說不是他輔臣曰據刑部招是光棍騙錢的千秋文才原是可中的光棍知道他可中所以去騙上曰光棍作主考麼光棍中他的麼體仁曰分明滿朝都是一黨輔臣奏前事招問明白上曰招也是閃爍的輔臣曰千秋後來拿到了上曰卿等卽去與在外文武諸臣從公會議不可徇私良久輔臣持疏回奏錢謙益既有議論回籍聽勘錢千秋下法司再問上曰是公議的麼輔臣李標奏



日臣等確是公議臣等共事堯舜之主如何敢黨上  
日朕豈敢當堯舜只願卿等爲皇夔輔臣錢龍錫奏  
日這所推諸臣品望不同也有才品也有清品如清  
品人說他偏執有才識學問的又說他有黨安得人  
都道好還望皇上就中點用上日通關節是有才歷  
又責令二班奏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日錢千秋殊  
卷招案已經御覽關節已有確據不必又問諸臣上  
又詰諸臣日今後會議要公若不公不如不會議延  
儒日大凡會議會推只是相沿故套原無許多人只

是一兩個把持住了諸人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  
行徒是言出而禍隨上目視延儒令奏職名上日只  
有這官奏了數句李標奏日關節原是與錢謙益不  
相干錢千秋原是名士中得的只是其人希圖僥倖  
被人騙了標又奏日吏科章允儒奏事言語牽纏心  
實無他他是言官望皇上寬宥錢龍錫奏允儒是言  
官之長處之恐言官結舌上日如何結舌他是吏科  
會推是他的事他豈能辭其責他是挾私多言卿等  
看不出麼龍錫奏言官皇上只要優容他上日朕有

過失科道官奏來朕不憚改只是不可挾私上命諸臣起覽思片時批旨錢謙益關節有據受賄是實又且濫及枚卜有黨可知祖法凜在朕不敢私着革了職九卿科道從公依律會議具奏不得徇私黨比以取罪責其錢千秋着法司嚴提究問擬罪具奏上曰卿等怎麼說輔臣奏皇上處分自然至當又曰卿等直言如何說自然輔臣曰會推是一件好事如今就處分一個恐於大典不光上曰會推好事如何推這樣人往時閣中也只是一員雖如今多事卿等居中

擔當首輔韓爌到日三員也設辦事了會推且停卿等不必奏上命諸臣出諭內臣收前案傳入閣時漏下二鼓餘矣

崇禎十五年壬午內閣魏照乘謝陞張四知先後去賀逢聖亦以告得請止首輔周宜興延儒次輔陳并研演在直一日上允閣請下吏部枚卜吏部尚書李日宣令選郎盧化鰲約會吏科都給事章正宸掌河南道張煊照例內外兼推以蔣少宗伯德璟黃詹翰景昉姜南璽卿曰廣王少宗伯錫衮倪大司成元璐

楊少詹汝成楊宮諭觀光李少宗伯紹賢鄭大司寇  
三俊劉少宰宗周吳少司馬銜惠少司寇世揚王總  
憲道直于五月十六日列名上請至六月初一日旨  
令再推幾員通列來看吏部仍持前單令選郎商之  
掌科掌道再次第得十人林宗伯欲楫謝少詹得溥  
印詹翰瑜王南司成廷垣閔宮庶仲儼徐少司寇石  
麟房副院可壯宋少司空玫沈大銀臺惟炳張廷尉  
三謨于六月初四日上請初十日召會推諸臣入對  
既至上賜饌傳免上遊西苑召二輔臣隨宜與以足

疾辭獨并研在焉先是并研有親廖于義爲御史及  
考實授并研託房副院爲之地房堅拒之而掌道張  
煊持之益力廖于義上疏糾憲臣及掌道不公疏下  
吏部將于義降調并研銜之是日侍宴舟中上問及  
枚卜諸臣并研力奏此番枚卜家臣濫狗掌科掌道  
把持以不堪房可壯等情面濫推上屏左右令之再  
奏十一日上諭吏部會推有未到者宜促來陛見十  
九日召對諸臣中極殿至則仍賜饌上先召輔臣延  
儒演及已允告賀逢聖入德政殿賜坐賀忽放聲大

哭久之上召兵部尚書陳新甲入詢邊事先出又召吏部尚書李日宣諭順天巡撫王文清爲巡按梁士濟言其病狀誰可代者日宣以大名道魏公韓對又召都察院王道直諭將新授御史王燮蘇京王漢差分監軍援豫亦命二臣先出上卽移駕過中左門入中極殿三輔臣亦入殿坐宴而賀復放聲大哭拜跪至數十不止上命之出及出殿檻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復絮哭不止上召會推諸臣入對至二十一日奉旨蔣德璟黃景昉吳牲俱陞禮部尚書入內閣同首

微賤姓名亦不敢循例輕入若諸臣才品原具在聖鑒中止是臣才識疎淺未及詳確臣該萬死上曰吏科章正宸河南道張焯來又曰房可壯宋玫張三謨來上曰你看三臣是否堪任閣員日宣奏臣初推十三員猶以爲多後奉旨再推科道諸臣皆欲仰體立賢無方之意廣收博採以聽聖裁如房可壯之峻節練識飽歷風霜宋玫之英資邃學諳于典故張三謨之風節凜然能持正論三臣之事業在後日非臣所敢知今日之用否在皇上非臣所敢必臣但知三臣

原不愧枚卜上曰章正宸張煊如何說一臣奏豕臣  
凡事相商臣等亦相規勉如此事有一毫徇私納賄  
臣等可必其無三臣才品原俱可用日宣又奏此事  
臣亦要說個明白科臣此奏殊爲不是今日之事只  
宜論其人之應否堪用如何只把不徇私納賄等語  
向皇上瑣瀆臣自入吏部凡事一任虛公有何規勸  
每遇會推必先令選郎與掌科掌道商安然後約會  
九卿上推至于枚卜尤不比尋常所推之人掌科必  
商之六垣掌道必商之十三道大家敲推但有一不

輔延儒等辦事會推大典當矢公矢慎勿濫勿遺况  
係輔弼重臣宜何如敬慎乃任意稱詡徇情濫推內  
如房可壯宋致張三謨等是否皆堪斯任着吏部回  
話來二十二日吏部具疏回話二十三日召五府九  
卿京營總協及科道掌印中左門召對首輔延儒  
以病辭不入賜饌畢上衣青袍皇太子定王永王皆  
衣紅侍案前行禮畢上喚吏部尚書李日宣來其聲  
甚厲上曰用人爲政治之要用人不當吏部不得辭  
其責如今封疆多故督撫屢易天下安望治平記得

兩年前曾面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隳職  
業不破情面而今還是這等照管情面那能濟事昨  
者枚卜閣臣是何等事如何也徇情濫舉任意揚詡  
這事如此何況他事日宣伏地少許上曰何不奏來  
日宣曰用人是臣部職掌臣入嚴地兩載無小無大  
無不兢兢從事如督撫不得人用天下不得治平臣  
嘗以爲愧至會推督撫則樞臣科道具在不是臣一  
人能獨行其意但用之而當臣不敢居功用之不當  
臣不敢辭罪昨者枚卜一事臣不啻萬分兢業即臣

當臣部卽不啓事從中酌定不敢纖毫任意臣事皇  
上三十年自爲御史至今精白一心若有一毫徇私  
背公今文武諸臣具在皇上一一可問廷臣一一可  
叅良久上曰六員都着錦衣衛堂上官拿了次早聞  
話奉旨俱革職刑部提問七月初二日部用貢舉非  
其人律擬杖具狀上請旨竟以吏部掌垣掌道發戍  
邊遠與推三人贖罪爲民是日上初欲行大法賴冢  
臣奏對詳明而止猶記是年余楚闈事竣遇賀公對  
揚于九江問以近事賀曰大臣謀國不忠王上振作

古晉苑春明堂錄 卷一十四

無緒天下事萬不可為矣余亦言楚中之事禍在眉  
睫相對灑泣在路聞余以戶科左轉刑科都比至都  
自念身為刑垣朝廷失政孰有如枚卜一案者遂補  
牘上諫奉旨疏內忝聲荷戈士論共惜是成何語孫  
承澤着吏部議處原疏發垣見疏上硃抹二行然抹  
處用紅紙貼之紙痕尚在始知非上意也家宰李公  
遇知持之不肯處久之聞上稍悔其事僅獲罰俸  
綸扉藥石

吏科給事中章允儒閣臣忠告疏從來內閣票擬必

有專屬凡有得失六科得而駁之自魏廣微交結逆  
黨專擅票擬一時輔臣依阿澆恣而中旨奪封駁之  
權至黃立極專取易者與已難者與人而票擬乃分  
後遂為固然假令票擬未當甲乙可移臣等又何據  
封駁乎臣謂目前韓爌未至宜專責居前者擔當而  
更不廢叅酌庶一旨出而是非曉然輔臣亦不得交  
諉則幾宜一也皇上親裁庶政動法祖制輔臣當取  
祖宗典故禮樂兵刑用人理財大端一一講求凡遇  
召對如叩洪鐘毋以不知仰謝明問蓋輔臣平章軍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四

國苟云不知誰當知者昔姚崇事中主尚能設十事以堅上意况遇聖明可無偉畧所謂重救時之相則識宜練也先臣薛瑄爲御史三楊爲相求識面不可得若是乎言路之不敢與政府親也猶憶臣昔典試入朝罪輔廣微令人至臣寓求臣往見臣堅拒之乃賈試錄奇禍今實封具奏自矢勿欺循例送揭已非古道况可踵門乎卽或未有此事然漸不可開也願輔臣以集思廣益爲心勿以疎亢而抑嘉猷勿以親近而增褒賞庶幾作忠願之氣披吐握之誠則心宜

虛也臣所爲輔臣忠告者以此

兵部員外華允誠可惜可憂疏竊見三四年來皇上焦勞于上羣百工執事鞅掌拮据于下勿勿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材蕩盡根本受傷此臣所謂可惜可憂者也以皇上聖德加之勵精何難手握大權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逋握筭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浸成叢脞以皇上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鬪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



臣與幹展采止此精氣今但以窺矚微指爲盡心抉  
搯細瑕爲快意乃至牽屬大僚驚魂于回奏認罪封  
駁重臣奔走于接本守科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  
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止歸牒牘之繁吏治  
民生盡成鈎較之務以多工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趨  
辦之能事可惜者一今何時乎非大小臣工同舟遇  
風之時乎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本不以人才爲  
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  
見意見互觭議論滋煩遂使侷陋撫等于築舍忽

用忽舍有若舉碁以興邦啓聖之日時爲卽龔從昧  
之舉動可惜者三國家所據以總一天下者法也今  
雷霆所及幾莫知其方矣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  
與楊鎬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至與孫元化並  
逮甚而一事偏誤一言偶拂執訊隨之反使輕猾者  
不以扞罔爲懼而矜矯者且以對吏爲榮刑罰不中  
鈇鉞無威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今  
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訐則黨  
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不惟錮其人又加之罪遂

使諸臣相戒拱嘿暗寒求容是非共蔽忠讒互淆可  
憂也國家所賴以爲防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  
大官而有徒隸之心小臣惟望氣占風而鮮特立之  
操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  
耳其餘奔走期會惟恐後時諂曲趨承猶虞獲戾皇  
上以爲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爲內臣可惟  
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如此矣貪競成風  
羞惡盡喪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  
也古者宰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爲

奸國家罷設丞相于是用人之職吏部掌之而閣臣  
不得侵焉今次輔與冢臣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  
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線索  
呼吸機關首尾造門請命夜以爲常統均大臣甘作  
承行之吏加膝墮淵惟其所欲黜陟大柄祇供報復  
之私卿貳美官兩手握定而私人遍布脉暗通乎南  
北封疆重寄一味游移致覆轍相尋憂獨遺于君父  
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翻爲罪案  
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妄書皇上

惡諸臣之欺欺莫大于此矣皇上怒諸臣之擅擅莫專于此矣皇上厭諸臣之黨黨莫固于此矣威福下移舉錯倒置權焰薰灼正氣消磨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皇上尚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聖至神之資爲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爲奸回所牽勿過用嚴而使士氣人心日趨于頑懦勿偏爲任而使名流善類永錮于清時使臣言得行卽加臣以出位僭言之罪有餘榮矣

給事中馮元颺政本名實宜稽疏臣惟今日邊氛未

熄寇焰旋張涓涓江河馴致大感所恃聖明哀痛率士同讐卧薪枕戈誰無再計然以臣私憂過慮固非一端積痼未瘳爲患方大則獨謂政本一席治亂所繇實以表率之司而爲弛諉之首尤而效之其禍安極當此主憂臣辱災並剝膚豈復微臣畏咎怵威暗默不言之日耶每見一二孤嫺之流遇事抒忠時多齒路顧皆糾繩欺誤摘及細微斯則國人之所皆知明主之所必察但關名節無繫安危臣所鯁鯁竊不在此特以今日政本大臣往往居實避名受功辭罪

平時養威賈重是其固然一至朝廷有事如漢制所謂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者輒云昭代本無相名吾曹止供票擬上則諉之聖裁下則推之六部持茲片語遂叢百欺安得復有定識訐謨爲中外文武倡其忠懇者乎夫中外之責則誰復有大于票擬者即以皇上神明天縱每出獨裁者以輔臣所擬視之諸曹條奏其爲俞咈不啻倍蓰果若所云必如國初之制或以疎逖遽補訪咨或自綸扉仍還卑秩可云事權不在肩任爲難今則體絕百僚任兼庶事有漢唐宰相

之重而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特隆位號地親勢峻言聽志行是從古柄用之專且重莫如今之輔臣矣若以經自上裁便可過歸君父則凡百司庶府遠近巨細所見施行固無有不取進止得自矯擅者使其得失盡諉朝廷紀官以來未聞斯義臣以爲票擬一事輔臣生平人品心術邪正公私于此畢露皇上第靜以照之嚴以程之某事爲某輔所誤某事爲某輔所撓某人爲某輔所獎某人爲某輔所抑他日某票而當則某宜任功某票不當則某宜任罪揭

其肺肝公諸耳目不許以閃爍游移之故智陰陽其詞不許以刻伎險仄之深機高下其手則議任自清謀斷自定恩讐自不得徇功過自無所逃庶已勞之士宇猶可復萃所以慰祖宗之恫怨酌聖主之焦勞端無有踰此者治亂之分是在今日若仍悠悠忽忽倕謝倕承如頃者所以謀流寇載胥及溺當不知所底止矣昔唐太宗命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所以貞觀之治聲施不泯豈其事至今日猶可更忌人言區區誠無所避伏望皇上留意垂察

御史詹爾選輔臣以去明心疏頃臣具疏駁陳啓新因而責備冢臣與諸輔臣蓋爲大臣擔荷不力循默不言而發也乃近閱邸報大學士錢士升有微臣職分看詳等事一疏奉旨詰問不勝驚異及得輔臣與李璡疏合觀之而後知輔臣有不忍不言之情且有不得不疾呼之勢也俄而輔臣引咎求斥矣俄而遽奉回籍調理之旨矣明乎輔臣之以稟擬去執爭去也夫大臣所以不肯言也其源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去矣上可對九廟之式憑下可質後世之清

議隱以去就悟明主顯以氣節風百僚臣實榮之而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蓋皇上所不滿于輔臣者爲其以心膂之臣而致疑于聖明之主耳臣則有說焉孔子曰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夫臣子之有諍皆從疑起也不疑而又何諍古來一德之世孰如唐虞維時臯陶矢知人安民之謨而禹輒曰惟帝其難之然則千古以上之能疑其君者莫如禹而舜未嘗以此貶聖且鯀鯀焉惟恐禹言之不盡也故從顯處諫者小臣之事也而從疑慮諫者是謂幾諫此真大

臣事而不意其以過慮無當于皇上也且輔臣所言者爲何事乎李璡不識皇上爲堯舜之君而敢導以非情非法荼毒富民鄉紳從來庸主所不屑爲之事此關一錯大亂將興正輔臣憂心如焚之時而忽又奉有改票之命因是揣摩未當亦由驚懼愈深遂不覺抗章之汲汲耳竊謂輔臣此舉差強人意皇上方嘉許以示鼓舞之不暇顧以爲相疑以爲要譽耶夫入臣無故而敢疑其君非忠也若乃全不敢疑謂吾君爲萬舉萬當以是爲信其君也恐只容悅之借名

亦非忠也人臣而習干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  
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爲尸位保寵習成寡廉  
鮮恥之世界又豈國家之利也況今天下疑皇上者  
恐亦不少也何哉以天下人對皇上者皆中材以下  
之品也知常而不知變知平而不知奇知法後王而  
不知道遠代如尚方劍不靈將卒驕懦日甚聖意恩  
禮感激威于斧鉞也而人見億萬之生靈徒以供鞅  
韉之逗遛則或疑過于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  
者弗錄聖意取聰明才技分注于騎射以助武臣之

不振也而人見賣牛而買馬絀德而齊力徒使強寇  
溷跡于道途而父兄莫必其子弟則疑緩于敷文免  
觀之說行上意在暫甦民困臣亦以爲甦民困也而  
或疑朝宗之大義不值數萬路費之金錢駁問之日  
煩上意在痛懲茲頑臣亦以爲懲茲頑也而或疑明  
啓之刑書能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  
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  
拊心愧恨或對衆歔歔種種隱情有難殫述輔臣不  
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而發憤耳而竟鬱志而去也輔

嘉慶朝明倫彙編 卷二十四  
臣之去以言而自後之大臣恐無復敢言矣大臣不  
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曰與皇上言者惟此  
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痴售則  
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通竄駭心志而燭耳目毀成法  
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皇上以遠大宅心  
以簡靜率憲責大臣弼違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嚴  
勅下內閣部院大臣不得以去輔臣士升為戒寧獻  
可替否無藉口聖明獨斷掩皇上之謙冲寧進禮退  
義無藉口君恩未酌飾自家之濡滯務期上下交格

志氣聿新于以觀廓清平治之猷成綱紀風俗之美  
庶幾有日矣

中書陳龍正特闡揆職疏本朝不設宰相然今之輔  
臣上效啓沃下倡寅恭職無不統世廟寶訓云此官  
雖無相名實有相職洋洋聖謨至矣哉古人每言如  
某者宰相才也夫明相職然後可辨相才相職云何  
居恒則位置六卿有事則謀定大將是也英宗皇帝  
諭輔臣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蓋知天下治  
安由六卿而獨與賢面商正謂賢之職事宜與聞乎



此也他日又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命舉左右侍郎賢遂舉姚夔舉崔泰是則六卿稱職皆賢之能使當年六卿有不稱而賢徇顧情面不以入告皆賢罪也故位置六卿者揆職也世宗皇帝諭輔臣張亨敬李時曰六部須要得人吏部都察院尤為緊要因傳諭分別諸臣才品他日又因吏兵二尚書缺與時及翟鑾面議其人遂以王瓊居家宰王憲居本兵蓋深明致治得人之綱領而獨與輔臣議者以輔臣又吏兵部院之綱領也下至羣僚賢否草野逸才皆輔臣

所宜留心而不得專以票擬章疏遂足盡帷幄論思之職業也所謂謀定大將亦以近事驗之正嘉之間有楊廷和張孚敬則能信本兵王瓊能一再起用王守仁而南昌定思田平諸苗盪矣萬厯初有張居正則能委王崇古專制而俺答帖尾數世矣能委戚繼光修守禦而諸邊十八年不聞警矣故能定大將然後可以為輔臣史遷云興聖統在擇將相特為孝武言之其實天子之事惟在擇任輔臣輔臣得則諏謀大將者亦輔臣事而天子無煩拊髀也李敬告世宗

皇帝云人君以論相爲職謂此也頃者輔臣常數人  
不爲不盛然未聞有以搜訪異才足民裕國安內攘  
外爲已任而分至尊之憂者豈真無心報主退然甘  
讓古名臣亦多謂票擬之外無他司習慣而安耳臣  
愚以爲今後凡遇卿貳專閫員缺會推既上宜各以  
保舉之事責之俾得各出目力各吐赤心并其平日  
胸中所識不拘大小文武山林隱逸但係真才悉令  
分別行能堪何事之任堪居何職隨時開奏歲月之  
間皇上總計其所薦孰當所當孰多多稱職卽某輔

也知人少稱職卽某輔也不逮將得人而兵戢寇弭  
卽某輔也功將非才而兵驕寇熾卽某輔也咎宋儒  
程頤言天下治亂責宰相而字敬疏謂今之內閣宰  
相職也宣流德化必始自內閣謂此也至于他事小  
有得失未足以定輔臣之優劣也如此不惟朝廷可  
得多才又可因薦才以別輔臣不惟已用諸輔分量  
因茲較然卽欲求良輔于方來亦可以此法預試而  
儲之矣取人圖治豈不至簡至要歟所謂謀定大將  
亦須先辨大將之才將才有二要能戢士也能用間

也夫士卒戢之平日甚易臨陣驅之必死甚難誘其  
易而能其難萬不然之數也今客兵所過淫殺慘于  
寇賊豈兵真不可禁也將不能御耳故曰將才以戢  
士卒爲第一義至于軍中機要則在用間年來我屢  
爲寇賊所間而我曾未聞一人能間寇賊者敵爲客  
而反明我爲主而恒暗潰師失守曷足怪乎蓋知已  
莫先戢士知彼無過用間所謂智仁勇信嚴與一切  
因時因地出奇合變之道舉包其中輔臣與樞臣論  
辨將才爲推轂之綱領惟宜精考于斯二者或曰本

朝權歸六部遊擬文官吏部事推舉將帥兵部事執  
敢冒侵官之嫌不知擬推文武原出銓樞但所當推  
則宜入告爾后允而行之不當則宜入告爾后駁而  
更之惟夙昔注心臨時始能辨其當否設銓樞所推  
終繆雖輔臣自舉所知可也更議銓樞亦可也至自  
舉之更議之而必無不當則非古人之論相所云一  
心正兩目明者孰能堪其任哉襄密勿忠國家惟斯  
事爲最大不然以用人得失直委銓樞輔臣一身超  
然長立于是非擔當之外盍思蒙鑑賞獨深受恩數

獨隆其子報禮酌究竟所主者何事耶伏見我皇  
上十餘年求治謀兵謀餉憂勞萬端竊謂宜且勿憂  
餉而憂兵兵精則餉自省又且勿憂兵而憂將將良  
則兵自精又且勿憂將而憂輔臣輔臣賢則銓樞部  
院多賢而良督撫良將帥自出故特闡揆職以爲明  
主聚精會神地而治效可歲月計矣  
再闡揆職疏竊惟票擬一事未足盡輔弼大臣之職  
而今日輔弼大臣果欲就票擬一事以盡厥職則亦  
有道焉凡諸司章奏其言非當則違其事非可卽否

其意非私卽公未有介于兩者之間茫無定持而可  
低昂二三其斷者也所藉於票擬者正謂爲誠心觀  
理折衷求平使票擬果當雖偶值發改亦宜詳悉敷  
陳某事理合何如天心至虛必能轉圜是則票擬之  
中具有啓沃之道若隨發隨改至于再三謂原擬者  
非耶豈其始有未竭之心謂原擬者是耶繼何以不  
堅其伏手上孜孜求治無間巨細槩期精詳所以一  
再發改者不過欲事理得平曉然見其斟酌裁處之  
故原非必盡更初擬始可允愜聖懷且以外間事理

喻之郡縣詞訟申報撫按其稍重大者撫按必一駁再駁蓋亦致詳致慎豈欲槩翻初招郡縣抱公心持定見者覆報明確原招允行十固八九以聖明天縱豈有輔臣能覆申前說果平如權衡洞若指掌而不道然樂從者乎說命曰后從諫則聖皇上于羣臣葑菲時賜哀收况委以股肱心膂之重論道經邦又非若親臣小臣補闕拾遺之難爲力者耶唐宰相李絳有云知而不言臣負上言而不用上負臣今願諸輔臣皆以絳之志爲志可也頃自行八司副倪元珙

疏稱閣臣票擬各自註名料今日諸輔已無不殫厥心之患惟念可否有一定是非無屢遷謂宜深體聖明發改之心求至是于初擬矢至誠于復奏則諸輔品識各可自見而皇上亦得洞見諸輔之能明良交賡庶事康哉孟子曰責難于君謂之恭臣以堯舜期君因以益稷期輔臣今日而再效責難之說固臣所以致其恭也若乃本朝相業首稱三楊三楊當日惟以保舉衆才商確六卿爲務如掌院劉觀貪士奇與榮劾去之而舉顧佐代卒爲名臣自後楊一清翟

變共舉胡世寧掌院而請罷原擬王時中費宏亦舉姚鏌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世宗卽傳諭行不待部推是輔臣之克舉其職者于中外大僚時時仰贊廟斷固不止票擬爲司明甚而况或少曠于票擬之內其可哉臣再考國初罷中書省歷朝止稱閣臣欲名與事相符也邇者閣員有缺廷臣章請恒借枚卜爲名詳稽禹謨枚者指大功臣卜者謀及龜筮非謀及乃心卿士也與今推點閣臣事體非類語稱舜湯選于衆舉臯陶伊尹帝典曰使宅百揆于此參酌其間

因義定名自有攸當或云選輔猶簡在帝心之義也或云命揆猶命往汝諧之義也或徑云推舉閣員則爵人衆共之義也務使名與事符以仰追聖祖不設宰相本意并備未議供採納焉

御史吳履中攻補闕失疏皇上仁明威斷銳意幾康好學勤政敬天法祖嘉猷懿德史不勝書有何闕失尚需攻補雖然皇上虛已責躬臣子匿心獻諛則慚負聖明之甚矣臣謂皇上之失有二一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爲受過一曰圖治之綱領未挈而用志

多分皇上臨御初年天下猶未大壞也特簡一溫體仁顯托嚴正之義陰行媚嫉之私凡正人君子必百計摧折以致賢士解體救過不遑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而釀成大亂之源者體仁之罪狀也專任一楊嗣昌以欵撫爲忠謀以四事爲實政加練餉以刈割海內致使民怨天怨災旱頻仍四海困窮盜賊蠭起而結成大亂之勢者嗣昌之罪狀也皇上所信任無如此二人二人恃皇上之信任以售其奸欺不知如何忠愛如何匪躬以自結于皇上迨深信不疑然

後得爲所欲爲無不如意其所欲爲者先做成一不得不爲之機殼待皇上發一意旨而遂見諸行事有執以罪彼彼不任受曰皇上自爲之皇上亦曰彼實未嘗專擅也乃益深信不疑是以二奸悞皇上而反卸責于皇上皇上爲二奸所悞而反爲二奸代受過也夫臣子爲君父受過分也誼也豈有君父爲臣子受過之理皇上自君臨以來無一念不善無一事不善而奸邪輒借以濟其惡如治尚嚴明也而引之于苛刻刑欲當罪也而引之以從重皇上念與事之善

無由見于天下而亂臣賊子無知小民遂見爲朝廷  
闕失敢于非議而叛背之孰知皇上固十五年如一  
日哉今卽下罪已之詔俾父老扶杖往觀相顧流涕  
亦祇曰天子至今日始翻然悔悟孰知其十五年如  
一日哉誠以兩奸罪狀暴白于天下使天下皆知皇  
上爲一奸所悞而未嘗自有闕失則聖明之戴芻然  
無間亦收拾人心大機括也至于圖治自有綱領聖  
人撫世酌物因時制宜世治則潤色太平爲制治保  
邦之計世亂則幹濟屯蹇爲撥亂興治之謀要惟相

天下大勢緩急而輕重布之如今日者亂極當治之  
會也內治缺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寇盜起向者  
烽急于外而政治愈焚寇起于內而賦歛愈急是以  
生亂策救亂何惑乎亂無已而益甚也近始反其所  
爲省躬厲翼治有紀緒蠲租解網民有生機亂源已  
塞急宜求治兵之人真能禦邊者任邊隅真能勦寇  
者辦內地先了此兩大事而治功可次第舉矣選賢  
自輔敦勉臣工司調燮者以平格理陰陽秉樞衡者  
以公忠董僚屬庶官蒸乂百職交修漸至天心降順



大有書年便可整頓皇猷恢張化理將國家數百年之紀綱法度陵夷而壞亂者悉行修舉千百世之基圖統緒缺畧而廢墜者從此創垂皇上爲法今傳後之主羣工爲幹蠱開泰之臣千古盛明拭目可俟若委托非人紛絲求理臣未卜成功于何日也皇上以天下爲一身其精神當無所不周貫以古今爲一堂其學問當無所不并包兢業萬幾間值閒暇何可用心于元虛無益之事况釋宗道派不過爲我兼愛之源流孟子所謂無父無君之教聖人之徒所當禁而

闢之皇上慎不可感志于此也唐貞觀中引學士番宿更休與討論古今宋亦令名儒夜直禁中不時召對蓋聖賢義理所以栽培此心神明之地時加灌溉則與天地民物自然不相間隔而精神默運無弗貫通時復翻閱經史觸發理趣考証事變無事而靜有感輒通闕失無自來矣

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忻聞下濟疏履端肇慶羣衆呼嵩有喜天顏忽遣中使宣閣臣入殿一時鷓鴣咸愕眙爲希有盛事引於良久導駕導表同官班散臣

始竊聞梗概不勝手額曰有是哉端冕以臨之折節  
以下之調和以望之師保以稱之股肱心膂以託之  
志同道合以叮嚀之學焉後臣帝王盛軌而不世遭  
逢也顧閣臣何德堪此以矢報我皇上哉今時勢最  
大且急者兼裕公私澄清吏治內平流寇外制四裔  
孰非閣臣仔肩能不亟商辦此四者之法而訪求辦  
此四者之人乎若夫感孚帝衷贊襄廟謨宏開言路  
收拾人心此四者不由閣臣身親爲之更誰任乎以  
漢陳平猶知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鎮撫四夷

諸侯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爲相務也而  
况親見堯舜者乎昔商宗之命傅說也首言啓心沃  
心今閣臣所造膝請者必無敢有祖述刑名媚嫉之  
說指克聚斂之文者矣而夙夜靖共其果藏身以恕  
乎從來先格君而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  
心可格何以故凡人主菲薄左班朝士必因外廷無  
一人一事足稱意旨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  
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而任一二  
大事不驚料一二大事不惑自足以起皇上敬信敬

信則宮府通委任專而百事辦矣閣臣事辦總在知人呂公著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所聞參互攷實以達于上王淮問楊萬里先務萬里曰人才因疏朱熹以下六十八人虞允文爲相嘗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是國計邊防非不喫緊揆之用人似猶第二義而所用之人惟吏兵二部尚書最亟如皆賢也則閣臣當與同心共理有不賢者則必更置之何悠悠忽忽爲也其次講官其次諫官其次督撫其次提學其次總鎮至于文選

職方兩郎須精擇而久任焉更得賢掌院注意巡按御史嚴爲殿最則州縣長吏孰不化枉爲直若是者然後百姓親附羣才奮庸而諸事就理矣以今展亡配義軒之德社城絕狐鼠之緣時際道行躬逢聖作贊平章而翼協和俾天下猶有納溝饑溺閣臣豈不抱恥實欲式酬天獎惟在以人事君馨伊呂之衷躋皇慶之軌奏太平之績斯真萬世一時也臣方齋被繕疏間又有惕于天人之際焉是夕也同雲忽合兩雪載塗道路歡呼有年叶卜和氣致祥于茲徵信臣

惟日祝皇上以天自處下濟光明而已  
給事中傅朝佑論內臣不宜叅閣臣疏夫公論國之  
元氣也故爲臺諫者以天下公論爲主臣讀王坤一  
疏爲宸宓乎有履霜堅冰之懼也昔太祖高皇帝垂  
訓有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庶得朝廷清明紀綱  
振肅大哉王言實萬世治平之鑑歷漢唐宋以暨我  
朝其間治亂相尋往轍未有或易之者也我皇上慮  
周邊境用王坤監視宜大而未嘗令其操彈劾之權  
司中朝之議論也乃一叅再叅近且浸淫幾于閣臣

試思閣臣之上更有何人日進不已長此安窮是幾  
于輕朝廷矣易有之由來者漸言不可不辨之蚤也  
縱令閣臣有過朝廷有缺上有典章下有清議今朝  
廷耳目之司不乏人乃令中官漫言天下事書之史  
冊其何以示子孫而傳後世哉臣于是乎不能不爲  
首輔咎焉當遣內臣之始滿朝諫官何不近援祖制  
遠援漢唐宋之覆轍以力諫卽不然相率以去就爭  
之皇上神聖聰明當必轉圜而聽而奈何泄泄沓沓  
坐視其至此極也臣于是乎又不能不爲諸輔咎焉

當令票擬王坤之疏曷不直言奏上正義責坤爲皇上遵祖制爲朝廷持大權爲天下昭公論而奈何唯唯以聽也失今不爭後將何及矣臣蓋不意王坤爲此言也廷臣僉謂爲此言者非必王坤也其文詞練達機鋒挑激是必有陰邪儉人附之而起而借王坤爲發端以嘗試皇上此臣不特爲閣臣一時惜而深爲國體惜深爲天下治亂之大關惜也夫臣之言迂言也亦正言也祈皇上幸聽臣言褫斥之生死之惟命乃臣之心區區憂國之心也臣不惟愛朝廷愛世

道并愛中官夫中官權盛亦非中官之福也方今構結者漸起中外皇皇無敢爲皇上言者天下事不堪再壞矣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願皇上遵祖訓提公論以上稽往古正責王坤而撤回內遣予以清議論而正國體消隱禍而課實功其于治平之計豈細故哉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四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

卷之二十四

四

古香齋寶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五

南海孔昭熙初校  
順德羅兆駒再校  
番禺林國慶三校



古香齋寶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五

北平孫承澤著

六科

六科直房在午門外東西相向初在掖門內之西與內閣相對所謂六科廊是也以災移外直房洪武初統設給事中六年始分為六科二十二年改給事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為土源先是上以給事中數符元士改為元士至是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改為土源未幾復為給事中都給事則二十四年所增也吏戶禮兵刑工科各都給事中一

古香齋寶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五

二

人左右給事中各一人給事中央科四人戶科八人禮科  
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蓋隨事煩簡而設員  
也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失牴牾更易紊亂皆得  
封駁事有關係抄發過部略用參語謂之抄參部覆錄入  
疏中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實兼前  
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六科即唐之補闕拾遺宋改補闕為司諫拾遺為正  
言唐制諫官隨宰相入閣此最得為政之要至明革  
中書省乃並諫官裁之惟設六科以掌封駁宣德中

廷臣請設諫官不允于是諫無專職此為缺典

昔言官察官截然二項如宋時亦尙如此監察御史  
初亦言事後惟察事至諫院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  
諫左右正言此專為拾遺補闕之官凡奏疏涉彈擊  
上卽戒諭而不納故觀唐宋言官奏疏綽有可觀後  
世有糾劾而鮮規正蓋以言官察官渾之為一也  
明初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上覽畢因論及選  
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  
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

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于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

洪武十七年九月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上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豈能一周徧苟政事有失宜豈惟一民之害將為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為四海之

憂卿等能各悉心封駁則庶事自無不當此六科稽查號件封駁章奏之例也

永樂元年十一月諭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者滿官職達事體者俾於六科辦事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久無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默默然况遠千里其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此俸滿有司授科之例也



永樂二年召都給事馬麟等諭曰爲治貴得大體比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時而敝豈免錯謬自今奏內有數目日月等字錯謬者皆令從傍改注用印蓋之不必以聞此抄叅不具題用印鈐蓋之例也宣德二年諭六科曰朝廷慮刑獄有冤下情不能達故設登聞鼓然前代置院設官託耳目于一人非兼聽廣覽之道我國家命六科給事中輪直最得其當爾等無畏權勢無勿孤疑惟其所言卽時爲達庶幾

事無壅蔽幽隱畢聞况給事中爲朝廷近侍誠能效職當顯用爾無或阿比以忝所任此六科直鼓院之例也

正統中給事中張固言六科都左右給事中員缺乞選各科年深者以次陞補英宗謂吏部臣曰給事中乃近侍之官凡朝廷政令得失重民休戚百官邪慝舉得言之况都左右給事中爲之領袖非識達大體者不可畀也固乃欲循資而用之不亦舛乎此都科不循資俸之例也

成化中諭六部臣曰天工人其代之若事當行而緩于覆奏是忽天工也其可乎自今各衙門一應奏題旨意卽明白覆奏發落毋得稽緩五日內不覆奏者該科劾之此科抄發部定限之例也

弘治六年諭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祖宗愛惜人才凡百官考滿初任有平常不稱者俱令復職必待九年然後黜降方面知府年老未滿六年有疾不妨管事素行不謹在陞任之先及見任不謹罷職無爲非本部訪有實跡或有巡撫巡按只是一處開

報并其餘官員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俱留辦事今後三年朝覲之年先期行之布按二司考合屬巡撫巡按考方面年終具奏行下該衙門立案待來朝日從公詳審考察如有不公許其伸理其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後有失當方許指名糾劾此計後拾遺之例也

崇禎二年上諭六科邇來戎馬倥傯機務煩劇明旨非不森嚴奉行尙多遲慢欲令計時集事法當委任責成爾等表裏六曹舊有註銷之規今合再行申飭

各掌印官選委給事中一員查理六曹奉旨應行事務某項某日做起某日完結次第情節限奏報少有不遵或議論紛囂致令掣肘誤事一併究處特諭此六科註銷之例也

崇禎元年二月上傳諭祖宗設立部科衙門各有職掌內外覺察法甚簡備乃近來人情玩愒廢弛成風卽如各項章奏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該部久不題覆以致緊要事務率多稽遲殊非政體

除已往不究今後各衙門務將已發未覆事件作速覆奏不許違誤自元年二月爲始一切發行內外章奏俱限十日內題覆該衙門仍各立考成着實遵行部科互相查勘具奏

崇禎元年九月諭朕惟祖宗設置科道上彌主德下警官邪寄耳目之司廣聰明之用其爲國家毗倚甚重慨自逆璫用事屠戮忠良一時直言敢諫之士動遭屏斥遂令諸臣忠懷莫吐鬱懣有日思一發舒譬之川然壅而必決勢固然也朕卽位以來宏開此路

諸臣條奏不憚再三省覽日御文華講求商確發奸指佞之疏朝上夕下多見施行乃諸臣抒忠體國者固在朕鑒沽譽營私者未盡無人薦舉屢戒無濫輒累牘以市恩糾奏每論覈直或游移而鮮實初閱封章侃然忠讜及朕詰問誘之風聞至不辨忠邪概行論劾使大臣不安其位誰與其理甚非朕虛懷樂諫推誠茹納之初意也今朕特諭爾諸臣以後務捐積習各偕大道一秉公忠敷陳條奏必鑿鑿可行勿剿襲而徒紛聽覽彈奸劾佞必事事有據勿逞臆而盡

抹生平諸臣身膺風紀尤宜先自被濯處於無瑕之地其有任意誣捏藉口風聞甚或持已不嚴官常先裂者朕得鑒察定下部院勘實嚴處論人不當按以反坐之條決不少貸使居言路者誠無錯雜之是非豈患司官守者尚有混淆之名實治亂在茲各宜勉飭欽哉

崇禎三年九月諭朝廷設官原為治國故分敘爵秩優任才能近來人心日競銓政詭隨卽如陞轉京堂本以酬勞獎賢今則科道吏部司官視為固有不論

賢否循例必得至於監司知府體統官階均屬隆重  
祖宗時特選朝臣有才望者爲之何以今日輕鄙若  
此背違舊制恬習慕風莫此爲甚若不亟加挽正濫  
觴日久又將輕視京堂希營卿貳矣今將添註閏陞  
一概停止以後科道中及吏部司官果有才品兼優  
者准陞監司其或操守無疵風力稍遜者准陞知府  
若才品勞動並茂及司道卓異特著者准倣正陞例  
與陞京堂部院該科永遠爲合敢有朦朧奏行必置  
重典其考選科道及推舉吏部司官必須慎擇于先

方便後來陞轉不許輕徇濫用混列清華今後科道  
吏部有不稱職者着該部院特行糾叅處分毋得姑  
與量陞別滋藏垢各合力行慎勿玩違取咎

大學士商輅薦春坊林聰改吏科疏竊照覓任春坊  
司直郎林聰原籍福建人由正統四年進士歷任刑  
科都給事中陞今職本官學識優長操持端潔存心  
公正遇事敢言先在刑科衆皆推服今任司直郎固  
是美職但卽日政務頗簡未免以有用之才置于閑  
散之地況今吏科都給事中張某久病不出如蒙降

特旨着林聰兼吏科都給事中管事如此則恩出于朝廷非惟本官益竭忠誠勉圖報稱凡有言責者亦皆聞風感激各思自效矣且今春坊官員多係翰林等衙門兼職林聰原係都給事中今令以司直郎兼之俸祿無增品秩仍舊于事體無損於政務有益且使中外人聞之皆謂陛下誠于求言善于用賢所謂用一人而千萬人悅豈不美哉臣職居近密偶有所見不敢緘默

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科中事宜疏臣惟吏科之不

振甚矣建議者招尤彈劾者反噬出使者蒙辜寔後跋前疐後得咎閱十餘載免言議者十人一人耳其餘材品不同久速或異而皆橫被口語無能以良去者卽去爲他官猶從後仆之豈吏科則固不善哉責備之殷形跡之嫌當是非交驚之中而清議難干瑕疵易起也臣極暗陋竊自謂臣下當其末流揣已自劾不蒙俞允思所以全碎碎之節無資此官者輒爲妄議披瀝而陳之夫取予辭受士人之大節也文選以當銓局戶誠重之矣吏科卽不關黜陟而是非

之權在焉交通逢迎坦然而不忌于是有冠裳擁集  
筐篋交錯之疑此小臣耳人何至奔走以奉之然而  
瓜李之嫌無解也臣請一如文選杜門而謝客可乎  
飲食徵逐昏夜沉酣經明禁者屢矣臣自入仕途卽  
苦此事時時盛額應之不能過三爵去耳近出差者  
又以此得罪聖朝寬大原非以醉飽過繩人要之非  
正務也而不經申飭則人反謂臣矯臣請一切謝絕  
息交而省費可乎大臣之去留一惟宸斷而吏科恒  
置疏保留保留非諛也而有時乎爲諛則雖不諛而

以諛視之宜矣上不足爲大臣重而反招植黨之疑  
何益也繼自今如岳正李賢之被誣劉健謝遷韓文  
等之被逐何妨倡議留之而非是類也吏科罷保留  
之舉可乎人材遺佚誠爲可惜乃無故發端而突然  
爲薦揚之舉薦揚非私也而有時乎爲私則并其不  
私者而私窺之宜矣旣不足爲知交重而反有市德  
之嫌亦何益也繼自今惟夢卜之求拊髀之歎奉旨  
公舉者舉之而非是類也吏科杜薦舉之端可乎以  
至科中內外之轉原非選擇而一陞之後低昂頓隔

內者不數年而建節又不數年而卿貳而外者栖遲  
藩臬或至十數年鞅掌浮沉而且有風波之險卽人  
臣效忠無宜擇地於政體未爲平也臣請循內遷之  
典兩司之卓犖者時時入爲京卿歲必進五六人而  
爲卿寺者亦使回翔南北少遲其轉使內外久速略  
相等也意亦可乎陞轉之途本緣資俸而少有更變  
則豈議叢生有將轉而告疾先期而給假者其心非  
有趨避也而形跡之間誰則諒之請自今掌印者非  
有直疾不許告病卽告也吏部于覆本中徑云以今

資俸合是某官同日不間接補何科陞時止照今時  
之次使其某病軀命之不恤何暇計官使非重病或  
假託不隨其術以杜僥倖而安養命也意亦可乎是  
數者皆科中事體之當議者也而臣又聞衙門先進  
曰吏科失職掌者二其一堂上官赴科畫本此累朝  
舊例也各科能守之卽各部亦不以爲屈而吏科獨  
廢豈以吏部尊而不宜來乎然此朝廷之公事非給  
事所得專亦非給事中所得廢也宜復其舊可也  
其一大選事完科臣與部堂比肩而受賜此自來舊



禮也兵科能守之兵部亦不以為冗而吏科獨下坐  
人以為自陳三謨始然此朝廷之公禮非給事中所  
得改亦非給事所得讓也宜復其舊可也至于眾  
言淆亂意見懸殊則天理自明人心不遠諂下諂上  
病則一般求利求名同歸不義臣不敢置一毫私意  
于其中也

管志道論言路疏國初言路甚廣而後專其責于科  
道使之封駁諸司風聞言事凡以防壅蔽而遏禍源  
也其始以三途類選給事中等於中書舍人而御史

多墜各部主事待之若不甚重而當時顧多直節敢  
言之士厥後漸重其選至弘治中合于博士行人推  
官知縣教官中選其歷練老成者除補而躋之部屬  
之右其重比國初加倍而直節敢言之風浸不如前  
何也先朝不重官而重言故人爭奮于言近代不重  
言而重官故人爭保其官其所由來者漸矣據臣釋  
褐以來所有彈章奏牘非出于科即出于道曷嘗無  
言第見其劾一官則人必竊疑曰是有所觀望而借  
以立名者也建一議則人又竊疑曰是無所觸且而

藉以塞責者也其中固多賢者往往以是非之心而奪于利害以挺特之見而蔽于雷同卒歸於與時浮沉違其初志倘芒穎稍稍表著則同列便不相容而飾邊幅立崖岸則賢否同圍于其中而牢不可解即如拾遺一節京堂方面俱秩之尊於科道者拾之是矣部屬與科道相埒也乃科不拾道道不拾科而獨拾部屬之易動者豈言官宜互相掩蔽乎此猶謂同居言責不欲相殘以撓氣也至于科道之已陞京堂方面者自當從公論之矣乃復彼此相約多寡相持

凡六科拾御史之已陞者一人則十三道亦拾給事中之已陞者一人迹似調停實爭門戶豈言官宜久庇其黨乎此猶謂言路相攻不令偏勝以遺奸也至如平時論劾凡官自科中陞出者自方面至于侍郎縱有過惡科中以先僚之故永不糾彈是寧負朝廷不負先僚也御史巡歷地方自府佐以至州縣正官一經保薦則終其身尊之曰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有以厚幣相酬者是寧負朝廷不負舉主也抑又有甚者如高拱之在先皇帝朝自擅吏部之權而廣布腹

心于科道於是有爲之排擊同列輔臣者不幾於律  
之所謂姦寧乎有爲之交章稱述救解者不幾於律  
之所謂上言大臣德政乎雖賴聖明亟逐潛杜此風  
而言路是非之難憑可概見已此無他大臣惟憚言  
官之能劾已而輕視諸司言官惟恃大臣之能庇已  
而蔑視公論也臣讀臥碑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  
祖宗朝內外大小臣工種種嘉謀謨論不可悉紀臣  
姑舉外僚之最卑者馮堅一典史也洪武中條陳開  
國政體太祖嘉納之潘叔正一州同知也永樂中建

言會通河事宜而成祖採用之豈獨科道之言爲重  
哉自隆慶以來各衙門之言事者始寡而科道之言  
又未必盡出於公道臣恐耳目之漸壅也以陛下之  
明達誠宜追祖宗朝盛事開張聖聽博求讜言仍命  
大臣公其心以叅訂之言苟不當也不以出于科道  
而遂議覆行言苟當也不以出于各衙門而遂寢不  
覆如上所陳一切積弊嚴勅言官洗心易轍有弗悛  
者聽各官核舉坐罪至於疏下該科不問其覆與不  
覆行與不行刻期俱送史館編輯敢有匿一疏者亦

聽檢舉坐罪俾公論大明朋比永杜豈不蕩蕩平平  
稱皇極之世哉臣又以為不除言官之廷杖言路終  
不得而開也人臣進言孰非為國言雖過當心亦可  
原歷觀祖宗盛朝未嘗有杖言官者夫忠臣誠不愛  
其身以報國而其身則依然父母妻子兄弟所仰賴  
之身也曷忍其萬死一生於筆楚之下哉此非所以  
全天地之和而慰祖宗在天之靈也願陛下永勿以  
廷杖加諸言官而鎮撫司亦非拷掠言官之地卽有  
以言得罪者下諸法司鞫問情實如其罪不可宥律

例自有明條死且瞑目況生者乎如此不惟言路大  
開而和氣且薰蒸宇宙間矣

夏言請考選疏六科額設都左右給事中給事共五  
十八員中間事有煩簡故員有增損然以司諫諍備  
獻納則六科之職均也祖宗以來額員俱備後來乃  
有不盡補者然遇都左右給事中缺五員以上則必  
奏請陞補各科給事缺十五六員以上則必奏請選  
補永著為例在先朝五十八員一時補足當時侈為  
美談蓋增置諫垣自是盛代之事今六科在任止二

十一員不及額數之半吏科缺左給事中一員給事中四員戶料缺給事中七員禮科五員兵科九員刑科七員工科四員共缺三十七員六科除都左右給事中之外惟給事中四員而已供事趨走日不暇給欲求優游侍從以盡文墨論思之長從容退食以致寅恭謀議之實不可得矣然其間言事者連輒被斥忤時者又多外遷歲消月減以至今莫可復也攷之祖宗舊規凡給事中有缺止于進士年二十以上者考選奏補弘治間始以行人博士兼選正德間始

以在外推官知縣照御史例選補正德末年大臣畏忌新進敢言乃始盡廢進士考選之例陛下登極之詔命今後照依舊例給事中有缺于進士考選奏補御史有缺進士與行取人員相兼考選然應詔于一行而旋復寢吏部亦嘗奏請廟堂大臣陰行格阻往往以未嘗經歷世故藉口是不過欲得脂韋媼愛身固祿之流取其不為己害而已司馬光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今當用光言以為取人之則將見在各

衙門辦事進士及歷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  
知縣三年考滿到部者查照舊規及見行事例具奏  
從公考選

文選司員外范景文教科臣周朝瑞疏伏讀聖諭內  
閣朕昨覽文書見有史科給事中周朝瑞條議仰獻  
慎初三要內停止金花銀兩朕卽位之初言路方開  
礦稅已撤如何擅行瀆擾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  
以備萬壽聖節并典禮等項及各宮賞賜武職軍官  
俸糧之用難以停減周朝瑞這廝要與妄言本當拿

問朕哀思皇考皇妣梓宮在殯姑從輕降一級調外  
任用卿可傳示該部這銀兩還遵照舊規行特諭卿  
知欽此隨該內閣大學士方從哲揭帖奉聖旨覽卿  
所奏朕已悉知周朝瑞這廝不諳事體逞臆妄言擅  
行議減內庫金花阻絕國用好生可惡周朝瑞已有  
旨了卿不必申救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竊念周朝瑞  
忤觸宸嚴夫何敢言但周朝瑞職居言路遭際明時  
未忍自負以負主上慷慨發舒故不覺慮之過語之  
顛耳至所條奏留停金花以寬民力而光上德酌祖

制而裕國儲亦忠于皇上之職分也乃皇上罪以要  
譽妄言夫主聖臣直名在皇上下亦何譽之可要若  
因此而罪之則適成其名耳夫當登言之時而有拒  
言之事恐未免為聖德累也日見皇上用人行政下  
如流水舉朝相慶皆謂袞職不闕補救無事臣工此  
時止宜將順德意彼目覩大渙王居不殖貨利已明  
知上意所嚮矣正所謂善將順者而何深罪乎雷霆  
一震已惕不測之威雨露旋施彌彰有容之度知聖  
德如天諒必出此也伏祈聖慈免其降謫照舊供職

使下有犯顏敢諫之士足見盛世之有人使上有刻  
印銷印之舉愈覘聖心之無我其所裨益豈渺小者  
哉

給事中劉斯棟言路漸輕疏蓋聞英主受言取象於  
轉圜流水而末季拒諫貽譏于轉石拔山夫人主豈  
有不慕受言之名而甘為拒者或偶因猜而府疑遂  
積疑而生厭猶豫之過未免開停閣之端此誼辟所  
以慎其初而忠臣必防其漸也我皇上首增考選之  
額以開言路而又勤召對以通下情可謂求言若渴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一十五  
六  
矣然積輕之漸臣不無鯁鯁過計者則以虛言之日  
煩也流言之日滋也辯言之日囂也聽言之未虛而  
納言之未速也何也臺諫之設以封駁爲義以觸邪  
爲職其于兵刑財用之屬惟察其舉否而自簡繩之  
庖祝不相代也今任者少而議者多章滿公車強半  
借條陳爲職掌矣而皇上亦若認職掌在條陳諸如  
套疏輒被溫綸豈以此娓娓者真足濟時艱而奏安  
攘乎臣以爲有治人無治法條陳而當任者未卽議  
者之心條陳而非議者反掣任者之肘試觀年來紙

上之兵糧口角之節省畢竟無濟于脫巾之變而况  
乎窺上意之所向借條奏爲逢迎者且比比也議論  
多而成功少所謂虛言日煩者此也百司庶尹各有  
司存而獨臺諫稱言官此豈惟明職掌之專亦杜紛  
囂之漸今乃廢弁而輕瀆天聽賢郎而妄奏空談冷  
署閑曹而時生見事之風謀出位之政不可訓矣甚  
有嫉賢妬正索瘢無從遂爾編造歌謠捏成單款無  
頭帖子遍布于街衢匿名揭帖暗投于宅巷覽之則  
鑿鑿有據按之則語語無端欲何爲者想不過二三



小人謂皇上明目達聰妄意得流傳大內便可當射  
影含沙耳雖皇上視明見遠萬無旁寄之聰明而此  
市虎之紛紜抑豈輦轂之下所宜有耶所謂流言日  
滋者此也昔稱言官指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言及政  
府則宰相避席豈以君相之勢遂爲言官屈哉亦以  
糾劾不避職在則然而聞言引愆道回應爾乃今彈  
文甫上隼未下于高墉利口高張狼反橫于當道或  
以有據之事敢于侈口而爭亦有自認之辜究且支  
吾不應此糾一事也而彼且牽藤引蔓別尋節外之

枝此論一人也而彼又東摸西扳至欲空人之國朝  
端同于聚訟黑白聽其溷淆且風聞有進密疏以惑  
聖聽而中傷善類者雖道路之口虛實不可知總之  
神羊結舌而鴟鴞鼓喙成何世界也所謂辯言日囂  
者此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固哲后之芳規而舉不  
避親劾不避讎乃諫臣之職掌乃今推鄭莊之轂者  
不曰薦賢爲國而以爲市恩劾薦鷲之逐者不曰除  
惡務盡而以爲苛詆欲補牘而再請既有挾私求勝  
之嫌迨不約而相同又有隨聲附和之指是容聲啟

口盡結疑團而梧掖栢臺皆畫蛇足恐非推心置腹之誼也所謂聽言未虛者此也至于皇上勵精求治一應章奏批發從不逾時而今亦有遲至旬日漸至數月者矣向猶許諸臣催請而近且有暫留詳閱或有不應批發之旨矣夫議論無過是非兩途而聖斷亦止從違二字言而是自應虛受以彭都俞之休言而非亦當抉出以成吁咈之雅若但束之高閣漫不部分徒長局中之葛藤更生事外之控揣况暫之爲呼吸不應久之將靈樞叢生我皇上魁柄手操要終

原始豈其慮不及此而猶曰姑以此神不測之用也所謂納言宜速者此也臣非不知睿斷自有權衡手言官未嘗厭薄但防其積漸勢必至此且此時人面日頑人情日競身叢衆鏑者尚披顏甲而請繫賊之纓裹足岩疆者又借清卿以當愈病之藥向使白簡有靈帝遂敢悍焉無息一至此哉臣憤此頑鈍之成風而益傷言路之徒設望皇上之力行之也

給事中辜朝薦用人聽言疏皇上御極以來任人圖治納諫聽言自三代而後未嘗有也而邊腹之患日

深一日羣力羣策罔見實效古未有聖明在上殷憂  
若此而不能削平禍亂坐臻上理者臣嘗反覆思之  
豈當世遂無可用之人哉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言  
貌取人宣尼猶失惟皇上求治之心愈急則浮薄喜  
事之人愈易飾詭而釣奇惟皇上破格之意愈殷則  
巧言孔壬之徒愈易乘機而鬪捷昔漢臣周勃張相  
如號爲長者言事喑喑不能出口然安劉却虜必屬  
其人呂蒙之舉陸遜也第曰意思深長而張釋之之  
阻晉夫李汎之惡梅曾皆倦倦以捷給爲戒蓋利口

之禍邦家聖有明訓臣子任事決無不出于樸誠而  
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人多得之老成練達蓋敦  
歷既深自臨事不苟遠不具論邇來督撫中所稱足  
任者如洪承疇盧象昇史可法等亦祇實心實做何  
嘗縱橫滿紙動求人知向令此數人者與楊嗣昌顏  
繼祖張若麒等粉飾虛張爭鬪才辯必不能遠過由  
是觀之其在此而不在彼明矣況今日口舌相高攻  
訐滋勝老成日就凋謝典型漸若晨星自此以往將  
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

皇上召對時勤無所逃于電照然既察其才辯又當察其朴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嘗試追悔何及所謂用人貴審者此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夫臣子連篇累牘掇拾浮詞誠易生厭然聖帝明王韜鐸以求之者蓋舉一事欲知其利又欲知其害用一人欲知其短又欲知其長非反覆諮詢曲意審度終無以通達情偽深悉事理也昭皇帝嘗以弋謙言事過直免其朝恭逾月而言者不至乃復令朝恭如故且降勅以獎勵

羣臣故言雖無當終不深罪皇上邇來于言事罪譴諸臣屢召賜環雖越數載猶惓惓聖懷因是羣臣無不感激思奮其間卽有狂瞽過當之語終可以諒其無他卽有僉于敗類之徒終未可以概天下要以不求遜志而求逆耳則聽言之道斯得矣近如陳燕翼所論中州一案臣以守汴之勞與決河之罪原不相掩在皇上深憫之所以作勞臣之氣在言官正言之實以存萬世之公又如能開元本無言責而論列大臣亦可以銷後來雷同之漸至於姜采置詞舛謬百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喙何贖乃懲創之則臣子之罪已明生全之則覆載之德更大况聖明孝治天下塚家遭兵火父罹慘禍彼亦人子也臣非謂諸臣之去留生死有關輕重但恐將來言者遂有所趨趨而不敢盡煩囂雖息謹論亦指所謂聽言貴廣者此也臣四載里居再入班行寇虜驚心一籌莫効而終以用人聽言爲今日治平之本故不避瑣瀆冒昧上陳

刑科右給事中左懋第詳察密封疏臣接錦衣衛所傳紅本乃逃帥楊德政奉旨正法也臣密緘同駕帖

還之矣次又捧御筆緘函發科者卽此本也臣又密緘藏之垣中矣然自逃帥正法西市道路之口皆素恨此帥妄議練總以毒害天下又知其驕橫剝軍怯猾善逃罪不容于死人人快之而明盲人皆未見也凡係密封皆不發抄若不請明誰敢宣布而臣思此本之爲密封者原恐此機一洩罪帥或自引裁而不得行法今其人已誅自當明正其罪使國人知之以昭國人殺之之義并使九邊聞之知朝廷有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之心也語云信賞必罰必于耳目

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豈如此可聞可見之事而反閉天下之耳目哉伏乞勅下發抄以便遵行而臣因思各垣之密封似此者多也臣愚以為有必當密者有不必密者有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有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如事關兵機方且動于九天藏于九地何可不密也如警報何邊寇擾某地動靜之情勝敗之事廷臣知之以便各獻芻蕘各要害知之以便共圖備禦何必密也况邸報之抄傳有定道路之訛言無端疑揣轉甚張皇

孔多廷臣縱有所聞未免因而箝口何可密也如制邊之策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邊已安矣仍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安邊勦寇之謀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寇已平矣仍當使廷臣知其何策以勦寇此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也如逮有罪之人不密恐其人將遁人已獲矣則必昭布其所以逮之故如誅有罪之人不密慮其人將自裁人已正法矣則必昭布其所以誅之實此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也蓋人臣事君原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

言而朝廷行事更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慎密原  
爲成事事成便復昭然所謂理本相成變而不失其  
常也臣今日不言而使朝廷一時慎密之事因循沿  
爲故例甚至科錄史館皆不能啟什襲之藏而筆之  
而一時之疑信猶其小者後世之信史何所取裁且  
謂壅蔽綸綍自臣等封駁之臣始矣臣用是兢兢然  
懼敢因請旨發抄而并及之

刑科給事中孫承澤請復接本之規疏竊照本章者  
臣工所以代面對而陳其衷悃也一經聖斷大政大

法于是寄焉事綦重也臣于辛未觀政戶部猶見紅  
本發下各部司官輸流候接日當晡時內臣捧至會  
極門東廡各官鴈行序立挨次接領體統嚴肅制甚  
稱善及臣初入垣掖事猶如故邇因機務殷繁發無  
定時于是六曹不復接本或早或暮但憑會極門內  
臣發之錦衣直房直房散與各垣吏役遂失當年之  
制臣按祖宗朝凡紅本發科猶必令部堂一員親至  
垣中畫本尾署小押所以防姦杜弊如此其嚴也况  
未到科之前收授一憑下役豈所以重王言而尊典

制臣並有請者皇上勵精圖治寒暑罔渝凡係緊要  
本章無不朝上夕報亦有不能卽奉綸音者或以事  
體稍緩無妨徐發但拜疏之人計日而數營奏之使  
延頸以望時日稍稽妄生揣臆當此中外多艱正賴  
臣工黽勉效職儻因此而署位開因循之漸事體生  
叢脞之端防患於微貽憂滋大况天下事無大小以  
敬心持之則小者亦大事無緩急以精力圖之則緩  
者亦急此大易所以重行健而自强不息也並望採  
納施行得旨各部司官接本并部堂到科畫本原有

舊規如何竟廢着察議具奏據稱紅本收發一憑下  
役殊非典制今當何法傳接併議妥奏來本內敬心  
持之行健不息等語說的是知道了該部知道

戶科左給事中孫承澤章疏日繁疏臣辦事垣中察  
本科發抄底簿見邇日章疏較崇禎初年增十之五  
較萬曆中年增十之七一科如此別科可知夫議論  
日多則事功自應日集乃近年中外景象無論不及  
神廟時並不及崇禎之初多矣蓋議論多者精神之  
薄也意念外浮則力量中歉理所必然無足怪也故



密奏日多則邊防愈壞籌計日多則財用日虧啟事日多則人才愈匱此其病在議論多虛飾亦多也皇上勵精圖治銳意太平第一急務無如課實效課實效無如省議論省議論須從六曹大臣始蓋六曹者車功之府也朝廷之大政寄焉諸臣果能公忠體國殫力救時不顧利鈍不避勞怨天下事豈遂不可爲抄發到部或卽具覆不必諉之別曹不必推之撫按或不必要照例存案彙銷一力擔當大家實做如此則章疏之省不知凡幾矣由此而論臺諫之臣是以

言爲責者也豈復欲捕蒼鷹欲擊言誠不厭煩數也若浮泛之條議市恩之奏薦與據風聞而糾在外之小吏則宜禁亦省章疏之一端也至于各曹之官自有職掌黽勉圖之日不遑給何暇出位而紛紛建白凡事無關係妄沽名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在外撫按于重大情事自應時時奏聞若錢糧之起解叅罰之開復官員之更調行間之零級小捷事關該部者應行咨達部若瑣事概行奏瀆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通政之司職在封駁適因廉恥

道喪人希進取游說不根之徒有如聚訟凡此者宜  
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又如內外臣工凡經論劾  
當如祖宗朝舊事平心靜聽上俟皇上之鑒裁下俟  
舉朝之公論聞言嘒嘒激辯者則宜禁此亦省章疏  
之一端也有此數禁議論日減皇上批答之暇時御  
文華殿召大臣商確政事講道求理務令朝奉命而  
夕行從此而政不清簡功不畢集者未之有也得旨  
朝廷庶聽求言欲收實益其浮議繁雜虛飾罔功允  
宜禁飭這不內各款着議具覆建白係言官本職若

當言不言以致旁觀出位乘間紛囂科道官殊難辭  
責又向來中外各衙門循例奏報及邊鎮攢造文冊  
察覆登答等項有係應行的亦有套混妨擾無益可  
省的也着詳酌奏奪該部知道

戶科左給事中孫承澤註銷疏竊照邇來民艱用誦  
度支一曹關係甚重臣今歲身歷三垣皆管註銷之  
事而歎積弛之狀至戶部而極也每逢註銷呼羣吏  
持牘鷹行而前司司比之見赴比之簿大半遺漏不  
全所銷號件不具文牒但憑吏役口報爲故事且吏

卷之二十五  
五  
役甚重竟代身問其緣由茫然不知也臣往返申飭  
繼之以夏楚稍稍就緒然每當五日一銷則報完者  
仍復寥寥該部嘗行之本雖盈篇疊幅要不過循例  
題知依樣具覆而事稍重大則堂行司司付吏役吏  
之高閣不則卸之撫按漫言行查任其稽延未幾官  
遷更換前事不復記憶有同故紙矣臣試言其略如  
各直省新舊兩餉及金花漕折輕實茶蠟歲絹等項  
拖欠以億萬計猶曰逋負在民時荒難急也至官吏  
之侵那畿輔之透支關差之欠額銅本之侵沒奸解

之吞隱運弁之盜賣數至成千成萬者固曩曩也何  
至經年累月不一問之夫戶部民部也以急民爲事  
固不止以辦餉者成見能也乃積年興屯開荒求蠲  
報災之疏一切沉閣有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卽如  
臣前因江北私派小民鼎沸且疏直糾奉旨經年有  
餘尚未見覆諸如此類不知凡幾欲求閩里康阜婦  
子恬熙胡可得也以如此關係甚重之地而如此因  
循苟且每對部吏見其呼應不靈不知幾爲扼腕矣  
臣前待罪兵垣見該部有摘叅計欠議罰之例兵農

並重事可通行伏乞皇上勅部議定規則俾知道守以警玩振靡庶有裨矣奉聖旨民間舊欠近諭已明其官胥侵那透支隱盜等項作何追賠并摘參未完欽件作何分別罰治通着該部遵照近旨詳核另議具奏這本直糾江北私派一節經年未覆是何緣故併着奏明

刑科都給事中加俸二級孫承澤熱審疏臣捧讀聖諭于熱審大典按期舉行臣不勝加額仰見陛下如天好生之德時靡于懷不以軍旅倥傯而或輟也該

部雖當專遣閹臣清理之後夙案甫清新案又積事如春草芟而復生弊似落葉掃而愈集其所煩斟酌蕩滌者至不易矣應審人犯臣已催部造冊細加叅覈恐候審者急此緩彼又將未審人犯再四移催速結然當註銷之日每見各司前件多開已題候旨蓋近因戎馬生郊聖人有憂值此機務殷煩之時遂致批答之停閣臣歷察往例凡係未結人犯不得造審今妄書雖成而明旨尚靳事體一時未結是當泣罪解網之日猶有羈魂向隅之悲亦大造所難獨遺也

况事無重輕一屬候旨概從羈繫饑渴困苦滯熱蒸煎遲速之間生死所關伏乞聖慈俯察該部各本盡數批發俾疊疊新犯輕者遽獲生還重者幸荷送審將見和氣所嘘獄壘不紅圍草增綠矣至于司寇一席久已塵虛雖署篆之臣不敢以傳舍視事然領袖部務必得正官並乞勅部就近推用務令朝簡而夕就予以溥皇仁而光大典端賴之矣奉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刑科都給事中加俸二級係承澤摘叅疏竊昭遣戍一罪僅亞大辟一等其間擬之也當慎而處斷之也當嚴蓋不慎則虞有寬人不嚴則虞有縱奸也今刑部見在戍犯已經清理之後贓銀量豁情罪堪矜者准予納贖以開一面非過也但戍犯不一矣其中大奸巨蠹使得一概收贖僅以二百金縱虎出柙是誨奸也胡可爲訓該部先經批准者臣科移文署印臣張忻當力爲駁正無奈承行吏胥朦玩如故也謹先摘叅其一二顯著者一爲軍犯高瞻崑案察瞻崑以誣詐問辟追贓共二千二百兩分毫不納二次清理

俱為除豁減擬邊戍此應速為發遣者乃移送納贖  
是完贓無銀贖罪有銀也且以辟而減擬胡得言贖  
本犯宜速為發遣者也一為軍犯鈕光先案察本犯  
以積年奸書描改印票侵冒料豆草束事關軍儲僅  
擬遣戍有餘辜矣乃該吏註銷以為業已發遣及察  
之則移送納贖夫既納贖何必謹言發遣是明知不  
可贖而代為掩飾况本犯以侵官之物為贖罪之物  
尤而效之其何以懲本犯宜速為發遣其已納之銀  
留為充餉可也一為原任吏部侍郎軍犯蔡奕琛案

察本犯以十四年定罪十五年正月咨送兵部發遣  
至今尚未至兵科掛號定限是本犯抗未赴衛事已  
年餘經承何不一問收管僅以咨送了事據法違限  
一年例應調衛改遣似難為本犯寬也以上三項係  
臣行察據該司手本循職叅駁伏乞勅下該部將高  
瞻崑鈕光先責令當時起解蔡奕琛違限年餘例應  
改衛速行察覆至滕玩吏書嚴加懲治各司積弊不  
止遣戍一事容臣極力搜剔以副職掌統希聖鑒施  
行奉旨該部議奏

禮科題陪祀疏臣按臣科須知一款每歲大祀天地都給事中各一員入壇陪祀又一款如左給事中署印必先具題入壇今歲皇上親郊該科都給事中惠世揚奉命未任郊祀大典臣垣職掌所關而陪祀之員或于專體未協今有左給事中魏大中見署科事應否入壇陪祀謹題請旨奉旨准照例陪祀

兵科肅朝禮疏照得臣等西三科輪直武職門籍若遇朝參調取長安左右門守衛官收貯各衙門投到門籍簿扇除公差患病外中有不到者會同題參此

從來舊例也臣今細察武職各衙門簿籍中有填註差病者亦有止造見任者或有差回病痊不填註者又有止填痰嗽不言註籍者且有意不移會直日該科者臣等每月彙題止據衛官繳到前月門籍簿扇填註差病字樣恐假借參差有難稽察况聖壽元旦諸大禮在邇倍宜整肅伏祈勅下該部申飭各衙門嗣後凡有牙牌應朝參官員務要明白詳註一投長安門一投直月該科若有差回病愈故違不填及以寒嗽溷入希圖安坐者臣等與直日該科指名參奏

庶朝禮肅而人心警矣

科道互改

洪武中給事中宋善萬徵彭通王惟言王漸永樂中  
吏科右給事中羅亨信工科給事中周岐正統中給  
事中朱良運李運工科都給事中張禮俱改御史洪  
武中御史李燝改工科給事中永樂初山東道御史  
文郁改工科給事中江西道御史汪俊明改刑科給  
事中

戊寅考選紀崇禎丙子冬外計俸滿知推俱留部考

察候核在任錢糧先是鄭友元能開元以錢糧之故  
累及司農下獄至是慎慈有加而吏書挾索之弊亦  
從前所未有也未幾上御讀廷令諸詞臣條議政事  
黃景昉薦候考者朱天麟成勇之清項煜因奏任濟  
爲首輔張至發姻親有意壘護之至發激辯不已楊  
士聰並劾沈迅張若麒納賄史楚屬託家臣田惟鼎  
求選詞林戈矛四起纏連不絕史堃上疏言此番考  
選諸人薄科道而重詞林凡考中詞林者皆本衙門  
人接手接引于是凡取中翰林者以爲預定分補各



部主事至上令吏部將咨訪單進覽于是以圜獎監  
狗各官傳元初張第元房之駢韓源趙繼鼎馬兆羲  
俱着冠帶間住許晉林正亨主猷降三級調用劉含  
輝楊振原葉初春劉興秀舉朝薦金蘭葛樞郭九鼎  
凌義渠何楷褚德培各降二級監營時臺官員缺候  
考者至經年不補而現在之臺省被累幾至一空人  
嗟以為變局至戊寅四月二十八日上召在京候考  
及已推部屬各官俱來中左門昧爽上山御門內閣  
及吏部都察院諸臣行一拜三叩頭禮畢候考諸臣

行禮起傍立止令五人一班面奏在任行過事實上  
隨以筆註記奏畢上手書策問云剿寇需兵養兵需  
餉屯鹽採鑄難取近茲搜括加派民力已竭將何策  
以處之近報抵邊不犯而歸是何狡謀諸臣通悉已  
見條對務期可行不許剿襲故套仍將履歷開寫明  
白上令吏部將策問傳示各官暫退少頃復出收各  
官試卷陸續而出五月初十日上親定會就義勇又  
煥黃可遇張縉彥李士清汪偉虞國鎮余象賢馬剛  
中朱大麟等為翰林編檢官王調鼎熊維典解學尹

張希夏張作楫耿始然成仲龍李清孫承澤吳希哲  
張道等爲各科給事中李嗣京秦廷泰汪游龍王春  
秦任濟楊鶚喻上猷柯元伯李雲鴻涂必泓左永春  
宗敦一張爾忠黃諫卿甘維燦張茂爵王章蔡鵬喬  
王範陳天工高名衡郭景昌徐養心羅起鳳張樹掄  
王聚奎鄧希忠閻嗣科林蘭友葉樹聲詹兆恒等爲  
各道御史井濟李拯楊鼎甲黃熙肩楊調鼎土心純  
葛逢夏劉作霖郭尚友唐良懿張若麒沈迅爲戶禮  
兵刑工五部主事王昌時爲南部主事韓友范爲兵

馬次日諭內閣發下曾就義等試卷十八卷卿等傳  
與該部科將內中所對事宜確酌可否奏奪曾就義  
對中言小民不苦于餉而苦于有司之火耗私派誠  
嚴禁之似不妨量行加額以紓軍國之急上稱賞之  
拔爲第一未幾遂充楊嗣昌練餉之議海內騷然就  
義悔甚贊贊而卒

附載言官被言

候補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元珍論給事中錢夢皐疏  
朝廷磨礪一世伸正紂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無

作好惡無蔽上而箝下彰善癉惡佐天子持衡焉不  
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者又有頑鈍  
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皇者夢皇爲人臣無暇毛  
舉廢索跡其推年例而妄奏求容掛察典而乘機建  
議壟斷如市士林不齒迨至兩蒙留用因蠱惑聖衷  
猜疑部院併考察全疏亦中格矣臺省被察諸臣概  
留用矣國家代守之典章屑越于一朝朝野駭聽僉  
謂夢皇之黨陰謀叵測將異日種種僥倖之門從此  
闢也甚可慮也夫使夢皇差惡未滅亦宜驚彈射而

歛跡胡乃恣起風波動駕言于禁事含沙反射臺衍  
何極僉謂夢皇之黨機鋒回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  
隙從此開也甚可畏也夫使政府無私人則奸匿寧  
壅于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乃一貫實爲戎首秉政  
以來不聞輔佐皇上救生靈于塗炭者何事起忠良  
于擯厄者何人年來比昵憮人乖謬尤甚卽如考察  
一事皇上豈有愛于夢皇而故暱之豈有私于臺省  
諸臣而獨寬之蓋由一貫曲庇私人內則假公以朦  
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旣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

皇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與者高  
張無忌將來誰肯為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一貫之  
敢于欺罔如此所關治亂安危之窾會良非細故幸  
皇上自為社稷計南中諸臣糾錢夢皇鍾兆斗疏云  
頃接邸報見考察留用科臣錢夢皇年例外轉科臣  
鍾兆斗相繼有疏其假托遮掩中傷報復中外所共  
知卽二臣倘有夜氣豈不自愧而乃無端蔓引互為  
欺罔何哉臣請略述始末而皇上試垂聽焉夫六年  
京察年例外推此祖宗定制天下之公道所繫係也

銓部酌量自有定評往年夢皇曾以外推嗥嗥自辨  
士論至今鄙之及今奉考察先五日部院科道採訪  
已定夢皇預知不免乃乘御史林秉漢疏至摭拾楚  
事與京察疏併上以存展辨之實夫楚藩之事皇上  
排廷議而獨出神斷天下誰不服之然而楚事自為  
楚事京察自為京察兩者原不相蒙也今亂示之法  
且行矣楚事無可言矣夢皇猶借為端以動皇上之  
聽試閱其疏娓娓數千言支離附會全無的據且其  
再疏曰南都之論臣者必接踵而至其意必欲臣

等寂無一言任其橫肆然後爲快乎夢臯旣已假楚  
事攻都御史溫純以強自遮飾又謂純逐鍾兆斗以  
激發兆斗而相與朋比爲奸兆斗不念外出叅藩體  
非有損舊典公論當自靜聽乃踵夢臯之故智語語  
惟攻溫純而肆醜詆是兆斗明以私怨攻純不待人  
言而自言之矣信如兆斗將來銓臣束手不敢推一  
年例憲臣噤齒不敢指一官邪紀綱倒置小人無忌  
而祖宗二百年之令典不幾于廢墜殆盡耶臣謂二  
臣者均當亟行罷斥毋使淆亂清議者也抑臣猶有

說善書曰不賞私勞不罰私怨省覺德行四國順之  
元輔沈一貫平章天下宜持大體務公平率由舊章  
且考察鉅典歷朝守之用之勵世磨鈍今科道數人  
一旦留用聖主以爲特恩天下人心共相駭異方望  
元輔以力爭及考察命下一貫不以爲規而以爲頌  
天下疑之乃夢臯兆斗巧辨橫詆又若陰有所恃而  
無所畏忌者卽元輔心不直一臣靡有私勞之可念  
也天下其誰信之臣又以爲皇上不亟斥之則輔臣  
之心不白也語云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都御史

溫純守正不阿人所素知然據其自疏亦曰管南北  
中外考察已五次任勞任怨嫌隙既多今夢臯兆斗  
又紛紜力攻其去不遺餘力揆之大臣進退之義不  
去何待臣又以為皇上不聽純之引退則大臣去就  
之節不明也

向當沈四明柄國時與禮侍郭江夏為楚事相左會  
妖書變起科臣錢夢臯受四明指糾江夏波及沈歸  
德幾蹈不測海內唾罵之溫總憲矯矯正人夢臯與  
兆斗合攻之既而二人計處年例四明矯旨俱留一

時議論鼎沸士大夫黨禍實始于此

禮科給事中汪始亨劾兵科右給事中李魯生疏竊  
惟國家設立言官職綦重矣必已之出處端正也而  
後可以糾人之邪必已之心事磊落光明也而後可  
以摘人之險必引扶善類力禁苞苴而後可以絕奔  
競之風廣彙征之路又必出詞吐氣寧直勿倚寧厚  
無刻而後可以平情宣滯培國家之元氣乃險媚小  
人毀禮滅義其坊決矣詰曲鈎棘其心險矣鋤異已  
而墜之淵引私人而充其橐其舉刺顛倒矣甚至以

筆墨逢迎而使一方之山川蒙垢遂至鑿削國脈害  
不可勝言矣欣逢我皇上聰明神武殲克除佞逆瑤  
姦人明正典刑虎彪而下投之遠裔逮行勘問無不  
發之姦也乃有三處投身百足不仆慣出不通文理  
之疏大肆辱詈之鄉試錄序以取悅于目不識丁之  
魏忠賢至今日月中天諸奸遠竄而猶覩首班行玷  
汚青瑣如見任兵科右給事中李魯生者臣安得不  
歷數其穢跡于皇上之前乎夫魏忠賢所以盜竊主  
權殺人爵人者舊輔臣魏廣微授之柄廣微所以傾

陷善良放開辣手者門生李魯生之引其緒此投身  
之第一處也魯生始見忠賢廣微同謀殺人魚水相  
歡遂甘心爲廣微伏籬之犬及見楊漣與左光斗酷  
刑垂死廣微佯爲疏救大拂忠賢之意忠賢欲棄廣  
微魯生遂亦棄廣微而竄入于舊輔臣馮銓之門矣  
臣見先帝枚卜有老成幹濟之旨蓋謂老成閱歷既  
深識力夙鍊而新進之人其骨氣或未堅凝耳魯生  
欲居銓之首功遂出疏云成卽爲老而非老乎年幹  
卽爲濟而卽可以濟乎國信如是言則魯年後輩卽

當入贊黃閣而黃髮皓齒反當就編簡之列矣如此不通文理之疏自是魯生長技寧第執中用中等語爲哉求滿谿壑之腹大肆封豕之焰欲不次超擢某某卽超擢某某是以長安有要官起問二李之謠欲逮某死某卽逮某死某是以一時一十七人次第就斃彼時茅山人往來線索銓亦借爲魯生所薦此投身之又一處也孰知逆璫喜怒無常少年揆席不久崔呈秀于是以美官白鏹市吳淞夫攻銓而魯生飽颺飛去又不肯事銓矣呈秀則其死友也魏良卿固

其義兄弟也良卿欲請托鸞青矜魯生卽傳之學臣李蕃而居間過付圖漁人之利其賄私狼籍行道之人皆知之此投身之又一處也三處敗而魯生之問卿管兵科左給事中不敗呈秀滄夫等賍俱追助餉而魯生之厚藏自若于法爲不平于鶴班諸賢趨蹌揖讓爲有玷爲魯生者當思所以自處矣乃被系飾詞又欲依附于君子之林豈以投身三處爲未足耶想條從條背還塵主人諸君子鑒于前而其孰肯納之也至其典試臣鄉見上年詞臣方逢年科臣章允



儒以五策暗入時事而削奪魯生遂主于逢迎又以  
止于不及時事不足得逆璫之歡心于是後序大肆  
辱詈誠毀前賢劫以積威而使之懼又誘哄臣鄉後  
進而使之效法乎彼不但衡岳蒙羞江漢流穢其于  
我皇上楚材摧折最可憫惜之旨何大背馳也皇上  
憐楊漣之冤死羣臣共快而魯生序中置漣曰竊聖  
賢盜豪傑走天下如鴛鴦獨以為漣固忠賢所恨不得  
不罵此外多士如林蒸蒸蔚起皆肅皇帝豐吉之遺  
經數百年培養而魯生詈之曰楚士抱璞堅于三刑

楚風趨上捷于細腰夫多士亦何冤而受此詈也然  
猶曰不幸與漣同時應當罵詈至于前賢如屈原忠  
愛宋玉風藻千古齒芬魯生辱罵之曰楚所矜式惟  
有屈宋宋玉稱神引夢賦而橫風媒蕤蕩佚屈子踣  
厲侘傺之感哀悼悲些之調變雅為騷亦何足道推  
其語意喋喋厭薄屈宋恨不起上官大夫與之把臂  
定交矣若夫迫劫多士令之股慄則曰規繩在前斧  
鉞在後士將焉往意謂吾以斧鉞臨之爾多士九十  
六人寧不舍所學而從我乃其誘哄臣鄉後進使之

迷所向往則尤可訝焉彼不教臣鄉以法孔孟亦不俯而教以學左史倚相輩誼誼教臣鄉學魯生其序曰臣不必以楚衡楚而以臣衡楚亦不以臣衡楚而以皇上之衡臣者衡楚臣據所欲言疏朝上夕報可且褒諭有加一則曰留心邊計一則曰苦心計畫以是爲呼吸上通帝座之駘令諸士是步是趨夫臣鄉卽令不達古不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然義路禮門童而習之亦何至瞻引盲趨甘學魯生也臣鄉死者成者削奪者受忠賢之酷止于天啟七年而

受魯生試錄之辱則無有窮期皇上愛惜楚材天語斐亶一時三湘七澤之靈頓覺纖塵淨洗光焰燭天魯生亦何能辱臣鄉獨與子孫相繼皆知魯生之醜則不能爲魯生解矣及見皇上浩蕩恩寬魯生又改頭換面爲楊漣等上疏免賍希圖施恩臣鄉爲自全之地因依回留連需次欲徵吏垣之長夫吏長垣六垣之冠冕人才進退實攸關焉豈通身穢跡之人所可領袖臣非不知初入班行亦當隱忍以昭同類之厚道但皇上廣開言路起廢維新一時純忠亮節之

英濟濟桓撥魯生以醜類混迹舉世共棄臣又安得  
嘿嘿處此疏中臚列魯生劣狀頗悉然尚有不盡者  
當孫高陽視師薊遼巡邊至近郊欲一入覲魏廣微  
誑逆賢曰孫閣部與晉陽之甲欲清君側逆賢怖甚  
使顧秉謙矯旨令東還既而謀所以處高陽者魯生  
曰閣部所恃手握重兵耳宜以缺餉為名大汰其兵  
使敵來殺之不則兵噪亦殺之逆賢喜于是下汰兵  
之議此其設謀誠工不知國事之謂何哉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五

南海孔昭熙初校  
順德羅兆駒再校  
番禺林國慶三校



古香齋書目彙編

卷二十五

五

古香齋書目彙編卷二十五

